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54

生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佛說那賴經
  - 2 佛說分衛比丘經
  - 3 佛說和難經
  - 4 佛說邪業自活經
  - 5 佛說是我所經
  - 6 佛說野雞經
  - 7 佛說前世諍女經
  - 8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
  - 9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
  - 10 佛說鱉獼猴經
  - 11 佛說五仙人經
  - 12 佛說舅甥經
  - 13 佛說閑居經
  - 14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
  - 15 佛說子命過經
  - 16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
  - 17 佛說迦旃延無常經
  - 18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
  - 19 佛說佛心總持經
  - 20 佛說護諸比丘咒經
  - 21 佛說吉祥咒經
  - 22 佛說總持經
  - 23 佛說所欣釋經
  - 24 佛說國王五人經
  - 25 佛說蠱狐鳥經
  - 26 佛說比丘疾病經
  - 27 佛說審裸形子經
  - 28 佛說腹使經
  - 29 佛說弟子過命經
  - 30 佛說水牛經
  - 31 佛說兔王經
  - 32 佛說無懼經

    - 33 佛說五百幼童經
    - 34 佛說毒草經
    - 35 佛說鱉喻經
    - 36 佛說菩薩曾為鱉王經
    - 37 佛說毒喻經
    - 38 佛說誨子經
    - 39 佛說負為牛者經
    - 40 佛說光華梵志經
    - 41 佛說變悔喻經
    - 42 佛說馬喻經
    - 43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
    - 44 佛說孤獨經
    - 45 佛說梵志經
    - 46 佛說君臣經
    - 47 佛說拘薩羅國烏王經
    - 48 佛說蜜具經
    - 49 佛說雜讚經
    - 50 佛說驢駝經
    - 51 佛說孔雀經
    - 52 佛說仙人撥劫經
    - 53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
    - 54 佛說夫婦經
    - 55 佛說譬喻經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    - 00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4
生經卷第一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佛說那賴經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有族姓子，棄家、捐妻子、捨諸眷屬，行作沙門。其婦端正殊好，見夫捨家作沙門，便復行嫁。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：「與婦相娛樂時，夫婦之禮，戲笑放逸。」心常想此，不去須臾，念婦在前，面類形貌，坐起舉動。愁憂憒惱，不復慕樂淨修梵行，便歸其家。
諸比丘聞，便往啟佛。世尊應時，遣人呼比丘來。輒即受教。比丘至，皆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。佛即為比丘，蠲色欲念，除癡愛失，為說：「塵勞之穢，樂少憂多，多壞少成，無有節限。唯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，分別是耳。愛慾罪生，不可稱限，超越色慾，休息眾想，閑居講諦。」時族姓子，尋時證明賢聖之法。
時諸比丘，得未曾有，各共議言：「且當觀此。」於是族姓子，棄家牢獄，鋃鐺杻械，想著妻子，而自繫縛，不樂梵行。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：「諸通慧句，有目章句，化人賢聖。」時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觀察是族姓子，棄捐家居，信為沙門，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。」世尊為說：「愛慾之瑕、法律之德、生死之難、無為之安，使至聖證無著之界。自非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孰能爾乎？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比丘者，不但今世，心常在慾，迷惑情色，不能自制，志縛在慾，無能制者，獨佛勸化，除其所惑愛慾之著耳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有一國王，名方迹。中宮婇女，不可稱數，顏貌端正，色像難及，與他人爭——與婬蕩女離于慈哀，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——各各鬪諍，不肯共和，適鬪諍已，便出宮去。王方迹聞之恚。諸臣吏求諸婇女：『不知所趣，愁憂不樂，涕泣悲哀，念諸婦女，戲笑娛樂，夫婦之義，本現前時，諸作伎樂，思念舉動坐起之法，反益用愁，不能自解。』
「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，神足飛行，威神無極，名曰那賴(晉曰無樂)。見方迹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，為興慈哀，欲為蠲除愛欲之患。飛在空中，而現神足，忽然來下住王殿上。時王即見，尋起迎逆，讓之在床，則便就坐。問於王曰：『大王何故意在愛慾、勞思多念、思想情色，不能自諫？』頓首實然：『宮中婇女，共爭尊卑上

下之敘，不能相和，各馳捨去，是以憂慼不能自解。』於是仙人為說：『愛慾之難，離慾之德，世人求欲不知厭足，假使一人得一切欲，無厭無足。』以偈頌曰：

「『一切世間欲，　非一人不厭，
所有有危害，　云何自喪己？
一切諸眾流，　悉皆歸于海，
不以為滿足，　所愛不厭爾。
假使得為梵，　致尊豪難及，
所欲復超彼，　不以為厭足。
假使閻浮提，　樹木諸草葉，
燒之不以厭，　欲不足如是。
設八輩男子，　端正顏貌姝，
一切加以欲，　威力端正好。
設為言增惡，　毀欲於丈夫，
不以輕為輕，　未厭為用厭。
大王當知此，　設習愛欲事，
恩愛轉增長，　譬如飲醎水。
於時彼仙人，　為王方迹講，
為說辛苦偈，　令意得開解。』

「於時仙人，為方迹王，以是法教而開化。時王即開解，無所慕樂，出家為道，修四梵行，斷除愛欲，具足眾行；壽終之後，生于梵天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方迹王者，則此比丘是，那賴仙人者，則我身是。爾時相遭，今亦相遇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一比丘，普行分衛，一一次第，入婬蕩家舍。於時婬女，見比丘入至其家舍，歡喜踊躍即從座起，尋而奉迎，稽首足下，請入就座。又問：「比丘！仁從何來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吾主分衛，故來乞匄。」於時女人，即為施設餚饌眾味，盛之滿鉢，而奉上之。比丘即受，自退而去。彼時比丘，得是美食甘美豐足，心中歡喜，不能自勝，數數往詣婬蕩女舍。時女心念：「計此比丘守法難及。」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，而授與之。往返不息，學問未明，所作不辦，未伏

諸根。見婬蕩女顏色妙好，婬意為動，志在放逸。著婬蕩女，口出軟柔恩情之辭，懷親附心，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。
分衛比丘覩其好色，聽聞音聲，婬意為亂，迷惑憒錯，不能自覺。而佛經曰：「目見好色，婬意為動。」又世尊曰：「雖覩女人——長者如母；中者如姊；少者如妹、如子、如女。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，外如畫瓶，中滿不淨。觀此四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因緣合成，本無所有。」時彼比丘，不曉空觀，但作色視，婬意則亂，為婬女人，而說頌曰：

「淑女年幼童清淨，　顏貌端正殊妙好，
一一觀容無等倫，　吾意志願共和同。」

時婬蕩女，見此比丘所說如是。「吾本不知兇惡貪婬，反以清淨奉戒意待，謂之仁賢，憙犯罪豐。隨其來言，當折答之。」即時以偈而報頌曰：

「當持飲食來，　香華好衣服，
若干種供養，　爾乃與仁俱。」

於是比丘，以偈答女頌曰：

「吾無有財業，　觀我行舉動，
以乞匄而立，　所得者相與。」

於是婬女，以偈頌曰：

「假使卿身無財業，　何為立志求難致？
如卿所作無羞慚，　馳走促出離我家。」

時逐出比丘，追至祇樹門。諸比丘即來詣佛，啟白世尊，具說本末。佛言：「此比丘，宿命曾作水鼈，婬女曾作獼猴，故亦相好。志不得果，還自侵欺，不入正教，增益惱患。於今如是，志願婬女，願不從心，逆見折辱，慚愧而去。」
佛言：「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大江水中，鼈所居遊，其江水邊，樹木熾盛，彼叢樹間，有一獼猴，止頓彼樹。於時彼鼈，從江水出，遙見樹木，有此獼猴，而與談語，稍稍前行，欲親近之，數數往返。相見有日，日日如是，覩之不懈，則起婬意，心為迷惑，污染穢濁，不能自覺。則時以偈而歎，頌曰：

「『顏貌赤黃眼而青，　遊叢樹間戲枝格，
吾今欲問毛滑澤，　欲何志求何所存？』

「獼猴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今具知鼈本末，　為國王子有聰明，
今卿何故而問我？　我聞此言懷狐疑。』

「於是鼈復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心常存志在卿，　心懷恩愛思想念，
以是之故而相問，　當以何法而得會？』

「獼猴以偈報，頌曰：

「『鼈當知之我處樹，　不應與君共合會，
假使欲得與我俱，　在叢樹間相供養。』

「於是鼈復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所服食以肉活，　柔軟甘美勝果蓏，
不當貪求不可獲，　當為汝致眾棃果。』

「爾時獼猴以偈報曰：

「『假使卿身不處樹，　何為求我不可致，
如今觀我無羞慚，　且自馳走不忍見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獼猴，今婬蕩女人是，鼈者，分衛比丘是。彼時放逸，而慕求之，不得如願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和難經第三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，不覩其人，不察行跡，有欲出家，便除鬚髮，

而為沙門。受成就戒，不問本末何所從來、父母姓字、善惡好醜、識與不識。趣欲得人，而下鬚髮，授具足戒。諸比丘呵：「不當為此！趣有來人，輒為沙門，欲得眷屬，不顧後患。當問本末何所從來，舉動安諦，為見侵欺，後悔無及。」和難比丘，都不受諫，值得見人，輒下鬚髮。

爾時之世，有兇惡人博掩之子，遙聞和難釋家之子，有無央數衣被鉢器，好求眷屬，趣得來學。不問本末所從來處，便下鬚髮。其身飢凍，無以自活，欲往誑詐，心豫設計。詣和難所，恭敬肅肅，稽首為禮，威儀法則，坐起安詳，無有卒暴。和難釋子，告其人曰：「沙門安隱，無憂無患，親近愛欲，則非吉祥，懈怠無行。人不知者，為慾所壞，而習愛欲，致無央數憒惱之害。貪著愛欲不能得度。」其人答曰：「我身不能棄捐愛慾而為沙門。」和難又問：「子何以故，不為沙門？沙門者，多獲眾利，子便降意，出為沙門，所學德行，吾悉供給。」其人答曰：「唯諾從命，除諸憂患，假使安隱，便為沙門。」則除鬚髮，受成就戒。

雖作沙門，受教易使，故自示現，恭順無失，精進勤修，未曾懈怠，忍辱順教，時和難見可信可保。不觀內態，不復狐疑，信之如一，以諸衣被及鉢、震越諸供養具，皆用託之。出外遊行，意中安隱。不謂作態，悉斂衣鉢諸供養具，馳走藏竄，獨在一處，與博掩子，俱共飲食。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，即時速還，觀其室中，多所竊取，周匝普問：「今為所湊，權時不現，但遙聞之，彼博掩子，落度兇暴，佯作沙門，欲欺詐卿，竊取財物。」眾人答曰：「卿性倉卒，不問本末，便下鬚髮，今所取物，在於獨處，博掩子俱，而共食飲。以知在彼，恐不禁制，默聲內惱。」

諸比丘聞，具足白佛。於是大聖告諸比丘：「此博掩子，落度之人，不但今世，以畏形貌閑居之像，有所竊欺，前世亦然。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時王舍城，有一賢人，入婬蕩家，與婬女俱，飲食歌戲，而相娛樂。所有財業，不久殫盡，其財物被婬女人悉奪取之，不復聽入其家。婬女逐之，數數發遣，都不肯去。時婬女人，驅出其家，去更求財，爾乃來還。求財不得，用求財故，到罽單國。雖到彼國，無所識知。時罽單國，有大尊者，多財饒寶，勢富無量。佯現仁賢，往詣尊者：『吾為賈客，眾人之導，從某國來，多致財寶，道遇惡賊，悉見劫奪，皆失財業，貧窮委厄，無以自活。纔得濟命，盡力奔走，今歸尊者，給侍左右。』於時尊者，見之如此，威儀法則，行步進止，有威神德，此則佳人。吾為設計，令興復故，其人黠慧，聰明辯才，舉動應機，志不懈怠，意性易寤，極可尊者而以自樂。護慎其心，未曾放逸，所作成辦，無事不成，身行清淨，口言柔軟，無有麤獷。工談美辭，眾

人見者，莫不歡喜。尊者眷屬，家中大小，悉共敬愛，皆共讚譽。尊者見然，踊躍慰勞，咸以為慶，見其行跡，無有漏失，即時付信。於時尊者觀其人德，內外表裏，不覩瑕短，普勸助之：『其人所作，有所成立，第一恭敬未曾輕慢，最見篤信，如弟如兄，等無差特。戒定安諦，無有欺誑。』稍稍付信以大財業，即時竊取，出之在外。車載財寶諸好物，還至王舍城，與妖婬蕩女，飲食相樂。彼於異時，其人不現，普徧行索，不知所湊，觀察藏中，大亡財寶，不可稱計。見無財寶，遍行求索，不知所湊。乃從人聞：『此人還至王舍城，與婬女俱飲食。』此博掩子，非是長者，非仁賢人。尊者心念，以走遠近，不可復得，甚自瞋恨。歎吒說偈：

「『非是賢君子，　外貌以好華，
不可色信人，　及柔軟美辭。
觀察舉動行，　外現如佳善，
明者當遠慮，　共止當察試。
乃知志性惡，　博掩子揚聲，
吾時不棄捨，　譬如雜毒食。
云何無反復，　亦復薄恩情？
智者不與俱，　雖救令當捨。
我時適見之，　信故見欺侵，
非賢現賢貌，　竊財而亡走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尊者，今和難比丘身是。落度欺者，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。前世相侵，今世亦然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眾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時和難釋子，為人說經、論生活業，但講飲食衣被之具。為人說經、講福德事報應之果，未曾講論道誼之慧，大獲衣、被、飲食諸饌。攝取此已，立離賢聖，有若干事，說俗經典世間飲食，興起種種非宜之說，不演度世無極之慧。諸比丘見所行分衛，在於人家，但說俗事衣食之供，即時訶諫，轉相告令。眾學聞之，即共追隨呵諫所為：「云何賢者，世尊大聖，已以聖通身最正覺，講世妙法，難及難了。玄普道教，無念無想，其心離名，安隱無患，明者所達。從無央數億百千劫，本從諸佛，聽聞奉持，皆安隱度。諸比丘聞，以家

之信，離家為道，而返更說世俗經典。多想多求，興發諸事，世俗飲食，無益之義，離聖賢迹，乃復講論世俗之事。」
時比丘往啟世尊。佛告比丘：「是非沙門。此非具足出家之業，因法生活，但求衣食，未曾教導。」
時佛世尊，以無數事，訶之所作非道法教。告諸比丘：「和難釋子，愚騃丈夫！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！欲自顯名，令眾供養，前世亦爾。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於異閑居，多有神仙，處在其中。有一仙人，愚冥無明，心閉意塞。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，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，不論經道。處知時節，見乘車馬逆為說經、或為迷者而往說經、或處罣礙而為說經、或為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，由是之故，致美飲食諸供養具。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，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，遙見乘騎。時諸仙人往啟和上及餘仙人，聞之如斯，皆共訶諫：『非之所為！』於時和上五通仙人，問之菩薩，即時呵譴：『不當如是！其有犯此非義之事，若有誹謗，計此二人皆非善哉。不為奇雅，為說此經，離聖賢住，不應典籍。其聽受者，亦應宜不，則兩墮落。』於是和難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兩俱不解誼，　計之兩墮落，
說法不得理，　聽經不解義。
於世俗難值，　神仙講道誼，
以俗衣食供，　無知歎說此！
服食粳米飯，　上美肉全供。
以依聖賢誼，　欲論解典籍，
遊志在閑居，　飯食採果粮。
是吾所歎樂，　神仙歎此法。
道德寂所歌，　法利為梵志，
威儀自調伏，　無得樂非法。
知節而少求，　捨家行分衛，
寧以此業活，　無得違經典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！爾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，不論道者，今和難釋子是也！淨諸梵行，其和上者，今比丘眾是；五通仙人我身是。前世相遇，今亦相值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是我所經第五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有一尊長者，財富無量，金銀珍寶，不可稱數。勤苦治生，飢渴寒熱，觸冒諸難，憂慼諸患，不以道理，積此財業。雖為財富，不自衣食、不能布施、不能供養奉事二親、不能給足妻子僕使。無益中外家室親里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？衣即麤衣、食即惡食、意中恪惜、父母窮乏、妻子裸凍、家室內外不與交通。各自兩隨，常恐煩嬈，有所求索，所作慳貪。恪惜如此，少福無智，第一矜矜，無所齎持。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，積累財寶不可稱計，不能衣食。於時壽終，既無子姓，所有財寶，皆沒入官。

世尊告比丘：「且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，不能衣食，不供父母妻子奴客。萬分之後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。」比丘聞此，具足啟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有一長者，名號曰某，財富無量，不能衣食、不供父母妻子僕使、不能布施，一旦壽終，財物沒入官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今此尊長者，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，前世亦然。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有大香山，生無央數蕇芰諸藥，及胡椒樹，蕇芰樹上，時有一鳥，名曰我所，止頓其中。假使春月藥果熟時，人皆採取，服食療疾。時我所鳥，喚呼悲鳴：『此果我所，汝等勿取！吾心不欲令人採之。』睢叫喚呼，眾人續取，不聽其聲。彼鳥薄福，愁憂叫呼，聲不休絕，緣是命過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比丘！於是之間，愚騃之子為下士，治行求財，或正或邪，積累財寶，一旦命盡，財不隨身。由如彼鳥名我所者，見蕇芰樹及諸藥樹，且欲成熟，叫喚悲鳴：『皆是我所！』人遂採取，不能禁制。」

於時世尊，則說頌曰：

「有鳥名我所，　處在於香山，
諸藥樹成熟，　叫喚是我所。
聞彼叫喚聲，　餘鳥皆集會，
眾人取藥去，　我所鳥懊惱。
如是假使人，　積聚無量寶，
既不念飲食，　不施如斯鳥。
縣官及盜賊，　怨家水火子，
奪之或燒沒，　如我所藥果。
不能好飲食，　床臥具亦爾，
香花諸供養，　所有皆如是。
既致得人身，　來歸於種類，
命盡皆捨去，　無一隨其身。
是故當殖德，　顧念于後世，

人所作功德，　後世且待人。
無得臨壽終，　心中懷湯火，
吾前為放逸，　故當造德本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，爾時我所鳥者，則今此尊長者是！是故比丘當修學此，不當慳惜，除垢濁心，常修清淨，是諸佛教！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野雞經第六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有大叢樹。大叢樹間，有野猫遊居。在產經日不食，飢餓欲極，見樹王上有一野雞，端正姝好，既行慈心，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。於時野猫心懷毒害，欲危雞命，徐徐來前在於樹下，以柔軟辭而說頌曰：

「『意寂相異殊，　食魚若好服，
從樹來下地，　當為汝作妻。』

「於時野雞以偈報曰：

「『仁者有四脚，　我身有兩足，
計鳥與野猫，　不宜為夫妻。』

「野猫以偈報曰：

「『吾多所遊行，　國邑及郡縣，
不欲得餘人，　唯意樂在仁。
君身現端正，　顏貌立第一，
吾亦微妙好，　行清淨童女。
當共相娛樂，　如雞遊在外，
兩人共等心，　不亦快樂哉。』

「時野雞以偈報曰：

「『吾不識卿耶！　是誰何求耶？
眾事未辦足，　明者所不歎。』

「野猫復以偈報曰：

「『既得如此妻，　反以杖擊頭，
在中貧為劇，　富者如雨寶。
親近於眷屬，　大寶財無量，
以親近家室，　息心得堅固。』

「野雞以偈答曰：

「『息意自從卿，　青眼如惡瘡，
如是見鑷繫，　如閉在牢獄。』

「青眼以偈報曰：

「『不與我同心，　言口如刺棘，
會當用何致，　愁憂當思想。
吾身不臭穢，　流出戒德香，
云何欲捨我，　遠遊在別處？』

「野雞以偈答曰：

「『汝欲遠牽挽，　凶弊如蛇虺，
捼彼皮柔軟，　爾乃得申敘。』

「野猫以偈答曰：

「『速來下詣此，　吾欲有所誼，
并當語親里，　及啟於父母。』

「野雞復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有童女婦，　顏正心性好，
慎禁戒如法，　護意不欲違。』

「野猫以偈頌曰：

「『於是以棘杖，　在家順正教，

家中有尊長，　以法戒為益。
楊柳樹在外，　皆以時茂盛，
眾共稽首仁，　如梵志事火。
吾家以勢力，　奉事諸梵志，
吉祥多生子，　當令饒財寶。』

「野雞以偈報曰：

「『天當與汝願，　以梵杖擊卿，
於世何有法，　云何欲食雞？』

「野猫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當不食肉，　暴露修清淨，
禮事諸天眾，　吾為得此智！』

「野雞以偈答曰：

「『未曾見聞此，　野猫修淨行，
卿欲有所滅，　為賊欲噉雞。
木與果各別，　美辭佯喜笑，
吾終不信卿，　安得雞不噉？
惡性而卒暴，　觀面赤如血，
其眼青如藍，　卿當食鼠蟲。
終不得雞食，　何不行捕鼠？
面赤眼正青，　叫喚言猫時，
吾衣毛則豎，　輒避自欲藏，
世世欲離卿，　何意今相捉。』

「於是猫復以偈答曰：

「『面色豈好乎？　端正皆童耶！
當問威儀則，　及餘諸功德。
諸行當具足，　智慧有方便，
曉了家居業，　未曾有我比。
我常好洗沐，　今著好衣服，
起舞歌聲音，　乃爾愛敬我。
又當洗仁足，　為其梳頭髻，

及當調譺戲，　然後愛敬我。』

「於是野雞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非不自愛，　令怨家梳頭，
其與爾相親，　終不得壽長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，爾時野猫，今栴遮比丘是也！時雞者，我身是也！昔者相遇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。爾時調達心念毒害，誹謗如來自謂有道。眾人呵之，天龍鬼神、釋梵四王，悉共曉喻：「勿得懷害向於如來！莫謗世尊！佛為一切三界之尊，有三達智，無所罣礙，天上天下，莫不歸命。云何誹謗？得罪無量。卿欲毀佛，由如舉手欲擲日月；如以一塵欲超須彌；如持一毛度於虛空。」調達聞之，其心不改。
時諸比丘具以啟佛：「調達有何重嫌，懷結乃爾？」佛告諸比丘：「調達不但今世，世世如是！乃往久遠無數劫時，有一梵志，財富無數；有一好女，端正殊妙，色像第一。諸梵志法其[敖/力]姓者，假使處女與明經者。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眾，供養三月，察其所知。時五百人中，有一人最上智慧，學於三經，博達五典，章句次第，不失經義，問者發遣，無所疑難，最處上座。又年朽耄，面色醜陋，不似類人，兩眼復青。父母愁憂，女亦懷惱：『云何當為此人作婦？何異怨鬼？當奈之何！』
「於時遠方有一梵志，年既幼少，顏貌殊好，聰明智慧，綜練三經，通達五典，上知天文，下覩地理，災變吉凶，皆預能覩。能知六博、妖異蠱道、懷妊男女、產乳難易，愍傷十方蜎飛蠕動、蚑行喘息、人物之類，懷四等心，慈悲喜護。聞彼[敖/力]姓大富梵志，請諸同學五百之眾，供養三月，欲處於女。尋時往詣，一一難問，諸梵志等，咸皆窮乏，無辭以對，五百之眾，智皆不及。年少梵志則處上坐，時女父母及女見之，皆大歡喜，吾求女婿，其日甚久，今乃獲願。年尊梵志曰：『吾年既老，久許我女，以為妻婦。且以假我，所得賜遺，悉用與卿，可置此婦，傷我年高，勿相毀辱。』年少答曰：『不可越法以從人情，我應納之，何為與卿？』

三月畢竟，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。其年老者，心懷毒惡：『卿相毀辱而奪我婦，世世所在，與卿作怨。或當危害或加毀辱，終不相置。』年少梵志常行慈心，彼獨懷害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年尊梵志，今調達是！年少梵志，我身是也！其女者瞿夷是！前世之結，于今不解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一切大聖，神通已達。時諸比丘，於講堂上坐共議言：「我等！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，不拘生死五道之患，欲得佛道救濟一切；用精進故，超越九劫，自致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吾為蒙度，以為橋梁。」時佛遙聞比丘所議，起到講堂，問之：「何論？」比丘白曰：「我等共議，世尊功德，巍巍無量，從累劫來，精進無厭，不避諸難，勤苦求道，欲濟一切，不中墮落，自致得佛。我等蒙度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實如所言，誠無有異。吾從無數劫以來，精進求道，初無懈怠，愍傷眾生，欲度脫之，用精進故，自致得佛，超越九劫，出彌勒前。我念過去無數劫時，見國中人，多有貧窮，愍傷憐之。以何方便，而令豐饒？念當入海獲如意珠，乃有所救。撾鼓搖鈴，『誰欲入海採求珍寶？』眾人大會，臨當上船，更作教令：『欲捨父母，不惜妻子，投身沒命，當共入海。』所以者何？海有三難：一者大魚長二萬八千里、二者鬼神羅剎欲翻其船、三者振山。故作此令得無怨。適更令已，眾人皆悔。時五百人，心獨堅固，便望風舉帆，乘船入海，詣海龍王，從求頭上如意之珠。龍王見之，用一切故，勤勞入海，欲濟窮士，即以珠與。時諸賈客，各各採寶，悉皆具足，乘船來還。海中諸龍及諸鬼神，悉共議言：『此如意珠，海中上寶，非世俗人所當獲者。云何損海益閻浮利？誠可惜之！當作方計還奪其珠，不可失之至於人間。』時龍鬼神，晝夜圍遶若干之匝，欲奪其珠。導師德尊，威神巍巍，諸鬼神龍，雖欲飜船奪如意珠，力所不任。
「於時導師及五百人，安隱渡海。菩薩踊躍，住於海邊，低頭下手，呪願海神，珠繫在頸。時海龍神，因緣得便，使珠墮海。導師感激：『吾行入海，乘船涉難，勤苦無量，乃得此寶，當救眾乏，於今海神，反令墮海。』勑邊侍人：『捉持器來，吾[戀-心+廾]海水，至於底泥，不得珠者，終不休懈。』即器[戀-心+廾]水，以精進力，不避苦難，不惜壽命，水自然趣，悉入器中。諸海龍神，見

之如是，心即懷懼：『此人威勢精進之力，誠非世有。若今[戀-心+廾]水，不久竭海。』即持珠來，辭謝還之：『吾等聊試，不圖精進力勢如是，天上天下，無能勝君導師者！』獲寶齎還，國中觀寶，求願使雨七寶，以供天下，莫不安隱。爾時導師，則我身是。五百賈客，諸弟子者是。我所將導即精進行，入於大海，還得寶珠，救諸貧窮，于今得佛。竭生死海，智慧無量，救濟群生，莫不得度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國王波斯匿，請佛及比丘眾，於中宮飯。佛出祇樹，與大比丘及諸菩薩、天龍神鬼、眷屬圍遶。釋梵四王，華香妓樂，於上供養，香汁灑地。於時世尊與大眾俱，入舍衛城，欲詣王宮。有比丘尼，名曰暴志，木魁繫腹，似如懷妊。因牽佛衣：「君為我夫，從得有身，不給衣食，此事云何？」時諸大眾、天人釋梵四王、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：「佛為一切三界之尊，其心清淨過於摩尼，智慧之明超於日月，獨步三世，無能逮者。降伏諸邪，九十六種，莫不歸伏。道德巍巍，不可為喻，虛空無形，不可污染。佛心過彼，無有等侶。此比丘尼，既佛弟子，云何懷惡，欲毀如來？」
於是世尊見眾會心，欲為決疑，仰瞻上方。時天帝釋尋時來下，化作一小鼠，齧繫魁繩，魁即墮地，眾會覩之，瞋喜交集，怪之所以。時國王瞋：「此比丘尼，棄家遠業，為佛弟子，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，反還懷妬，誹謗大聖乎！」即勅侍者：「掘地為深坑，欲倒埋之！」
時佛解喻：「勿得爾也！是吾宿罪，非獨彼殃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時有賈客，賣好真珠，枚數甚多，既團明好。時有一女詣欲買之，向欲諧偶。有一男子，遷益倍價，獨得珠去。女人不得，心懷瞋恨，又從請求復不肯與，心盛遂怒：『我前諧珠，便來遷奪，又從請求，復不肯與。汝毀辱我，在在所生，當報汝怨，所在毀辱，悔無所及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：「買珠男子，則我身是；其女身者，則暴志是。因彼懷恨，所在生處，常欲相謗。」
佛說如是，眾會疑解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鼈獼猴經第十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時諸比丘，會共議言：「有此暴志比丘尼者，棄家遠業，而行學道，歸命三寶。佛則為父；法則為母；諸比丘眾以為兄弟。本以道法而為沙門，遵修道誼，去三毒垢，供侍佛法及比丘僧，愍哀一切，行四等心，乃可得度。而反懷惡，謗佛、謗尊、輕毀眾僧，甚可疑怪，為未曾有。」時佛徹聽，往問比丘：「屬何所論？」比丘具啟向所議意。
於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比丘尼，不但今世念如來惡，在在所生，亦復如是。吾自憶念，乃往過去無數劫時，有一獼猴王，處在林樹，食果飲水，慇念一切蚑行喘息、人物之類，皆欲令度使至無為。時與一鼈以為知友，親親相敬初不相忤。鼈數往來，到獼猴所，飲食言談，說正義理。其婦見之數出不在，謂之於外婬蕩不節。即問夫聟：『卿數出為何所至湊，將無於外放逸無道？』其夫答曰：『吾與獼猴，結為親友，聰明智慧，又曉義理，出輒往造，共論經法，但說快事，無他放逸。』其婦不信，謂為不然。又瞋：『獼猴誘誂我夫，數令出入。當圖殺之，吾夫乃休。』因便佯病，困劣著床。其聟瞻勞，醫藥療治竟不肯差，謂其夫言：『何須勞意損其醫藥？吾病甚重，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，吾乃活耳！』其夫答曰：『是吾親友，寄身託命，終不相疑，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？』其婦答曰：『今為夫婦，同共一體，不念相濟，反為獼猴，誠非誼理？』其夫逼婦，又敬重之。往請獼猴：『吾數往來，到君所頓，仁不枉屈詣我家門，今欲相請到舍小食。』獼猴答曰：『吾處陸地，卿在水中，安得相從？』其鼈答曰：『吾當負卿，亦可任儀。』獼猴便從，負到中道。謂獼猴言：『仁欲知不，所以相請，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。』獼猴報曰：『卿何以故，不早相語？吾肝挂樹不齎持來。』促還取肝，乃相從耳，便還樹上，跳踉歡喜。時鼈問曰：『卿當齎肝來到我家，反更上樹，跳踉踊躍，為何所施？』獼猴答曰：『天下至愚，無過於卿！何所有肝而挂在樹？共為親友，寄身託命，而還相圖，欲危我命，從今已往，各自別行。』」
佛告比丘：「爾時鼈婦，則暴志是；鼈者，則調達是；獼猴王者，則我身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王舍城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，與諸菩薩俱。佛告諸會者：「乃往久遠無數劫時，有五仙人，處於山藪。四人為主，一人給侍，供養奉事，未曾失意，採果汲水，進以時節。一日遠行，採果水漿，懈廢眠寐，不以時還。日以過中四人失食，懷恨飢恚，謂其侍者：『卿給使令，何得如是？如卿所行，可為凶呪，不宜族姓。』侍者聞之，憂慼難言，退在樹下，近水邊坐，偏翹一脚，思惟自責：『執勞積久，今違四仙時食之供，既失道教，不順四等。』遂感而死。其足常著七寶之屐，翹足而坐。著屐墮水，而沒一隻。命過之後，即生外道為凶呪子。年十餘歲，與其同輩，戲于路側。時有梵志過見戲童，人數猥多，遍觀察之，見凶呪子，特有貴相，應為王者，顏貌殊異，於人中上。梵志命曰：『爾有王相，不宜懊惱遊於眾內。』童子答曰：『吾凶呪子，何有王相？』梵志又曰：『如吾經典，儀容形體，與讖書符合，爾則應之。深思吾語，誠諦無欺。斯國之王當用某日某時薨殞，必禪爾位。』童子答曰：『唯勿廣之，協令靜密，設如仁言，當重念恩，不敢自憍。』梵志言畢，尋逃遁走，出之他國。後日未幾，王薨絕嗣，娉求賢士，以為國胄。群臣議曰：『國之無主，如人之無首，宜速發遣使者，勤求有德，以時立之。』使者四布，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，輒尋遣人還啟群臣：『唯嚴王制，威儀法駕，幸來奉迎。』群臣百寮，莫不踊躍，如使者所白，嚴駕奉迎。香湯洗沐，五時朝服，寶冠劒帶，如先王之法，前後導衛，不違國典。即位處殿，南面稱制，境土安寧，民庶踊悅。

「於時梵志，仰瞻天文，下察地理，知已嗣立，即詣宮門求覲。門監啟曰：『外有梵志，欲求覲尊。』王詔見之。梵志進入，占謝呪願，又白王曰：『如我所瞻，今果前誓，寧審諦乎！』王曰：『誠哉！道人神妙，蒙恩獲祚。』王曰：『道人，豈欲半國分藏珍寶乎？婦女美人、車馬侍使，恣所欲得！』梵志答曰：『一無所欲，唯求二願：一曰、飲食進止，衣服臥起，與王一等相須，勿有前後；二曰、參議國事，所決同意，莫自專也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思嗣二願，此豈不易乎！』王修治國，常以正法，不枉萬民。梵志受恩，因自憍恣，輕蔑重臣，群臣忿怨，俱進諫曰：『王尊位高，宜與國臣耆舊參議，偏信乞士，遂令悠慢陵侮群職。鄰國聞之，將為所嗤，以致寇難。』王曰：『吾少與之久有本誓，安可廢耶？』臣諫不止：『若王食饌，但勿須之，則必改也！』王遂可之，伺梵志出，不復須還，則先之食。梵志恚曰：『本要。云何今先獨食？』王曰：『雖吾先食，卿出未歸，豫別案饌，卿自來晚。』梵志罵曰：『咄凶呪子，不顧義理，而違本誓。』群臣聞之，臨臣毀君，咸奏欲殺。王詔群臣：『以何罪罪之？』各各進曰：『或云甑蒸

之、或云煮之、或云枝解、或云臼擣、或云五[木*瓦]截耳割舌挑目殺之。』王無所聽：『吾奉道法，慈心愍哀眾生之類，不害蠕動，況危人命！但給資糧，驅令出國。』群臣奉詔即給衣糧，逐使出境。

「獨涉遠路，觸冒寒暑，疲極憔悴，無所似類，而到他國。詣異梵志家，舊與親親，又而問曰：『卿何從來？何所綜習？業何經典，能悉念乎？』答曰：『吾從遠來，飢寒見逼，忘所誦習。』梵志心念：『此人所誦，今已廢忘，無所能化，當令田作，輒給奴子及犁牛耕。』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，酷令平地走使東西，奴子無聊，欲自投水。往到河側，則得一隻七寶之屐。心自念言：『欲與大家，大家無恩；欲與父母，必賣噉食。梵志困我，役使無賴，吾當奉承，以屐上之，可獲寬恣。』則齎屐還，用上梵志。

「梵志欣豫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七寶屐，其價難訾。吾違王意，以屐奉上，愆咎可解。』尋還王國，以屐上王，深自陳悔前之罪釁，願得原赦。王曰：『善哉！』王即納之幔裏，別座坐之。會諸群臣則詔之曰：『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？』答曰：『不見！』『設使見者當如之何？』答曰：『當斷其手足、截其耳鼻、斷頭斬腰，五毒治之。』王曰：『設使見者，能識之乎？』臣曰：『不審！』王出寶屐，以示群臣，命梵志出，與臣相見：『致此異寶，當共原之？』群臣啟曰：『此梵志罪，如山如海，不可赦也！獻屐一隻，何所施補？若獲一緉，罪可除也！』王即可之，重逐梵志，令更求一隻。梵志懊惱：『吾本呼嗟，而轉加劇。』還故主人，主人問曰：『卿至何所？而所從來？』梵志匿之不敢對說：『云偶行還。』則付犁牛奴子，使令耕種如前。

「於時梵志問奴子曰：『汝前寶屐，本何從得？』奴子俱行，示得屐處，至于水側，遍恣求之，不知隻處。奴子捨去，梵志心念：『此之寶屐，必從上流來，下行求之不得。』即逆流上行，見大蓮華，順流迴波，魚口銜之。其華甚大，有千餘葉。梵志心念：『雖不得屐，以此華上之，儻可解過得復前寵。』便復執華，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。前為作禮，問訊起居、聖體萬福。仙人曰：『然！卿所從來？』答曰：『吾失王意，雖獻一屐，不足解過，故逆流來，求之未獲。』仙人告曰：『卿為學人，當知進退！彼國王者，是吾等子，存待愛敬，同食坐起參宜。云何一旦罵之凶呪乎？卿之罪重，當相誅害！』今不相問，指示樹下：『則王先身為侍者時，供給仙時，坐翹一脚，憾結而終，寶屐墮水，一隻著脚，便自取去。』梵志取屐，稽首謝過，還到本國，續以上之。王即歡喜，群臣意解，復其寵位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王者，則吾身是；四仙人者——拘留秦佛、拘那含文尼佛、迦葉佛、彌勒佛是也；其梵志者，調達是也。」
佛說爾時，莫不歡喜。
◎生經卷第一

生經卷第二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◎

佛說舅甥經第十二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。佛告諸比丘：「乃昔過去無數劫時，姊弟二人。姊有一子，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、錦綾羅縠，珍好異衣。見帑藏中琦寶好物，貪意為動，即共議言：『吾織作勤苦不懈，知諸藏物好醜多少，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！』夜人定後，鑿作地窟，盜取官物，不可貲數。明監藏者，覺物減少，以啟白王。王詔之曰：『勿廣宣之令外人知。舅甥盜者，謂王多事不能覺察，至于後日，遂當慴怏必復重來。且嚴警守，以用待之，得者收捉無令放逸。』藏監受詔，即加守備，其人久久，則重來盜。外甥教舅：『舅年尊體羸力少，若為守者所得，不能自脫。更從地窟，却行而入，如令見得，我力強盛，當濟免舅。』舅適入窟，為守者所執。執者喚呼，諸守人捉甥不制。畏明日識，輒截舅頭，出窟持歸。晨曉藏監具以啟聞。王又詔曰：『輿出其尸，置四交路，其有對哭取死尸者，則是賊魁。』棄之四衢，警守積日。「於時遠方，有大賈來，人馬車馳填噎塞路，奔突猥逼其人射鬧，載兩車薪置其尸上。守者明朝具以啟王，王詔微伺：『伺不周密，若有燒者，收縛送來。』於是外甥，將教僮豎執炬舞戲，人眾總鬧，以火投薪，薪燃熾盛。守者不覺，具以啟王。王又詔曰：『若已蛇維，更增守者，嚴伺其骨，來取骨者，則是原首。』甥又覺之，兼猥釀酒，特令醇厚詣守備者，微而酤之。守者連昔飢渴，見酒宗共酤飲，飲酒過多，皆共醉寐。俘囚酒瓶，受骨而去，守者不覺，明復啟王。王又詔曰：『前後警守，竟不級獲，斯賊狡黠，更當設謀。』王即出女，莊嚴瓔珞，珠璣寶飾，安立房室，於大水傍。眾人侍衛，伺察非妄，必有利色來趣女者。素教誡女，得逆抱捉，喚令眾人則可收執。他日異夜，甥尋竊來，因水放株令順流下，唱叫犇急，守者驚趣謂：『有異人！』但見株杌，如是連昔，數數不變，守者翫習，睡眠不驚。甥即乘株，到女室，女則執衣，甥告女曰：『用為牽衣，可捉我臂。』甥素凶黠，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，女便放衣，轉捉死臂，而大稱叫遲。守者寤，甥得脫走。明

具啟王，王又詔曰：『此人方便獨一無雙，久捕不得，當奈之何？』

「女即懷妊，十月生男。男大端正，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：『有人見與有嗚噦者，便縛送來。』抱兒終日，無嗚噦者。甥為餅師住餅爐下，小兒飢啼，乳母抱兒趣餅爐下，市餅餔兒，甥既見兒，即以餅與因而嗚之。乳母還白王曰：『兒行終日無來近者，飢過餅爐，時賣餅者授餅乃嗚。』王又詔曰：『何不縛送？』乳母答曰：『小兒飢啼，餅師授餅因而嗚之，不意是賊，何因囚之？』王使乳母更抱兒出，及諸伺候見近兒者，便縛將來。甥酤美酒，呼請乳母及微伺者，就于酒家。勸酒大醉眠臥，便盜兒去。醒悟失兒，具以啟王。王又詔曰：『卿等頑駭，貪嗜狂水，既不得賊，復亡失兒。』甥時得兒，抱至他國。前見國王，占謝答對，引經說誼，王大歡喜，輒賜祿位，以為大臣，而謂之曰：『吾之一國，智慧方便，無逮卿者，欲以臣女，若吾之女，當以相配，自恣所欲。』對曰：『不敢！若王見哀，其實欲索某國王女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從所志願！』王即有名自以為子，遣使者往，往令求彼王女，王即可之。王心念言：『續是盜魁，前後狡猾。』即遣使者：『欲迎吾女，遣其太子，五百騎乘，皆使嚴整。』王即勅外，疾嚴車騎。甥為賊臣，即懷恐懼，心自念言：『若到彼國，王必被覺，見執不疑。』便啟其王：『若王見遣，當令人馬五百騎，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，乃可迎婦。』王然其言，即往迎婦。

「王令女飲食待客，善相娛樂，二百五十騎在前；二百五十騎在後。甥在其中，跨馬不下。女父自出，屢觀察之。王入騎中躬執甥出：『爾為是非前後方便，捕何叵得？』稽首答曰：『實爾是也！』王曰：『卿之聰哲，天下無雙，隨卿所願，以女配之，得為夫婦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甥者，則吾身是；女父王者，舍利弗是也；舅者，調達是也；女婦國王父，輸頭檀是也；母，摩耶是；婦，瞿夷是；子，羅云是也。」

佛說是時，莫不歡喜。◎

◎佛說閑居經第十三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稍至城裏聚落，有自然好音，佛頓其中。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，與無央數眾，悉共普聞。有大寂志，姓曰瞿曇，釋族姓子，棄國轉遊城裏聚落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。彼佛大聖，名稱普聞，流遍十方，莫不宣揚。疑者肅

驚，戰戰兢兢，莫不欣戴，號曰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導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。則以加哀，天上人間諸魔梵天、沙門梵志、開化天人，證以六通，獨步三界。所說經法，初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竟語亦善。分別其義，微妙見諦，淨修梵行，得覲如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善哉蒙慶，若能稽首，敬受道教，功祚無量。

於時梵志長者，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却坐一面，敬問占謝，叉手白佛者，揖讓者，遙見默者，却住一面者。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：「假使有人來問汝者，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？」答曰：「不及，唯佛說之！」

佛言：「其有沙門梵志，眼著妙色、耳貪五音、鼻慕好香、口存美味、身猗細滑，志于諸法不捨於欲、貪嫉恩愛，志求無厭，焚燒之痛。如是之比沙門梵志，不當供養奉事尊敬。」白佛言：「有來問者，當以是答乃合善義，則應法化。所以者何？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、恩愛之著，貪求無厭，斯輩之類，迷于五陰，惑於六衰。官爵俸祿，財物富貴，不以懈倦，與俗無別。以是之故，不當奉供順此等類。」

佛告梵志長者：「假使有人來問汝者，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？當云何乎？」白世尊曰：「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，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，斯等積德，溫雅和順，正當供事如此之輩，沙門梵志。」

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：「汝等何故說此言乎？寧有比類？安知沙門梵志，已離婬怒癡，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，心惱之熱，諸情無厭。」答佛言：「吾等數見沙門梵志，端正殊好，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，處在閑居，若樹下坐，塚間曠野，棄諸瑕惡，志無所求，燕居獨處，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，斷求念空。常察此等沙門梵志，離婬怒癡，亦教人離，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。聽聞如是，以斯為樂，恩愛之著，永以除盡。可意色欲，諸所慕求，爝然已離，則以時節供事所樂，五陰六情，亦復如是。我觀此等沙門梵志，處在閑居，若樹下坐，塚間曠野，獨而燕處，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，積眾德本，恭順和雅，如是比像，我等觀之。沙門梵志離婬怒癡，及教人離，我等今日，自歸佛及法僧，奉受五戒，為清信士。」
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。爾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，得疾困劣，寢在于床，與諸賢者沙彌俱。於時舍利弗，尋般泥洹，侍者諄那供養奉事，如法已訖，取鉢衣服，就王舍城。到竹樹間，已日昳時，從燕處起，取鉢衣服，至阿難所。稽首足下，退坐一面，諄那沙彌白阿難曰：「唯然，仁者！欲得知不？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，我今齎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。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：「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修禮，儻從世尊得聞要法。」諄那答曰：「唯然從命！」

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退坐一面，叉手白佛：「我身羸極，無復力勢柔弱疲劣，不能修法。所以者何？諄那(晉言碎末)沙彌來詣我所，稽首足下為我說言：『仁者欲知，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？并齎衣鉢及舍利。』」佛告賢者阿難：「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，齎於戒品而滅度，定品、慧品、解脫品、度知見品而滅度乎？又吾了是法，致最正覺，乃分別說；及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覺意、八聖道行，佛所現信。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，而反愁慼，涕泣悲哀，不能自勝。」

賢者白世尊曰：「舍利弗比丘不齎持戒、定、慧、解、度知見品而滅度也。世尊以是分別斯法，成最正覺，分別說耳！及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念、五根五力、七覺意、八聖道行，亦不齎此而滅度也！」

阿難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，有妙辯才，講法無厭，其四部眾，聽之不倦，說之不懈，多所勸助，開化未解，令心欣豫，莫不奉命。知節止足，常志精進，志常定止，有大聖智無極之慧，卒問對之言辭，應機發遣，博達能了，尋音答報，一切能通，智慧為寶，眾德具足。舍利弗比丘，巍巍如是。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，愁憂悲哀，心懷感慼，不能自勝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生者在世，安可久存？有諸思想緣起之法，必當歸盡，壞敗永沒，法當崩敗，法應當壞。欲使不爾，終不可得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佛本自說，一切恩愛皆當別離。夫生有終，物成有敗，合則有散，應當滅盡壞敗，欲使不爾，安得如意？應當終沒歸于無常，離別之法，欲使不散，安得可獲乎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舍利弗所遊之處，佛心則安，不以為慮。應當別離，壞敗無常，欲使不至，安可獲乎？法起有滅，物成有敗，人生有終，興盛必衰，應當無常。別離之法，欲使不至，未可獲也！譬如大寶之山，嵩高之頂，一旦崩摧。如是，阿難！舍利弗比丘在眾僧中，今取滅度，如寶山崩。無常壞敗，別離之法，欲使不至，安得如意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猶大寶樹，根芽莖節，枝葉華實，具足茂好，大觚卒墮，則現缺減，視之無威。如是，阿難！舍利弗比丘存在眾僧，今取滅度，眾僧威減，應當滅盡。無常衰耗，欲使不至，豈可得乎？是故，阿難！從今日往，自修身行，已求歸依，以法為證，歸命經典，勿求餘歸。云何比丘作是行乎？於是比丘，自觀身行，內外非我，當自觀察，調御其心，觀諸世間，皆由無黠。內觀痛痒，觀外痛痒，內外非我，入于善哉！調御其心，察世無明，內觀其心，亦觀外心，不得內外，入于善哉！自調其心，觀世無黠，觀上日月，亦觀外法，不猗內外，入于善哉！調御其心，觀世無黠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為修其身行，自求歸依，處於法地，歸命于法，不處他地，不歸餘人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其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從我受教，自修其身，自求歸依，處於法地，歸於法地，歸命于法，不處他地、不歸餘人。出家比丘為佛弟子，順此教者則順佛教。」
佛說如是，阿難及沙彌、諸比丘眾，聞經歡喜，受教而退。

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舍衛城中，有一異人，息男命過。父母愛重，無不欲念視之無厭。以子之憂，狂亂失志，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，願來見我，當於何所得覩汝形？於時是人隨其門路，出舍衛城，至祇樹給孤獨園，往詣佛所，默然立前。
佛問其人：「汝何以故本制其心，今者諸根變沒不常，憔悴羸極？」其人白佛言：「用為問我諸根變異。所以者何？獨有一子，舉家愛重，莫不敬愛，視之無厭。今以命過，以子之憂，而發狂癡。其心迷亂，開軒窻及門戶求索子，願來見我，何所求子？」
佛言：「其人恩愛之著，別離則憂，啼泣悲哀，憂惱之患，合會有離，適有所愛，必致惱患。」
爾時其人，聞佛所語，心中忽然了世無常，三世如幻，即受佛戒，稽首而退。

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，與尊比丘俱——一切聖賢，諸通已達，皆悉耆年——其名曰賢者舍利弗、賢者大目連、賢者迦葉、賢者阿那律、賢者離越、賢者邠耨文陀弗、賢者須菩提、賢者迦旃延、賢

者優波離、賢者離垢、賢者名聞、賢者牛呵、賢者羅云、賢者阿難，如是之比，大比丘眾五百人。爾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，天欲向明，從坐起，往詣賢者舍利弗所。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，適覩此已，至離越所，而謂之曰：「離越，且觀大聖眾來，諸目連等。」賢者離越，尋時往詣舍利弗所，手執涼扇，詣舍利弗所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，與大弟子一時同心。時舍利弗見大弟子，尋以勞賀賢者阿難：「善來，阿難！能自枉屈，為佛侍者，親近世尊，宣聖明教。當問阿難！心所懷疑。音聲叢樹，為其樂乎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，而現雅德？」阿難答曰：「常以時節，修具足行，分別其議，成就微妙，淨修梵行，多所發起，多所成就，至於博聞，曉了言教，心意開解，處于快見，為諸四輩，講說經典，粗舉要言，濟諸曠野深谷之患。如是！舍利弗比丘，應在音聲叢樹之間。」

時舍利弗復問離越：「卿意云何？賢者阿難所說辯慧，猶師子吼。今問離越，仁者覩此，音聲叢樹為快樂不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，在於音聲叢樹之間，而現雅德？」離越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閑居燕坐，樂于獨處，除去家想，而無愛欲。在於眾人，而不放逸，不樂輕戲，憺怕定然，其心不亂，志在空行。如是比丘，應在音聲叢樹之間，則現雅德。」

又舍利弗，復問賢者阿那律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聲叢樹，為快樂不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，在於音聲叢樹，而現雅德？」阿那律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天眼徹視，道眼清淨，覩於天人，三千大千佛之國土，普見無礙。譬如假喻，有眼之人，上高樓閣，從上視下，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，居止屋舍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天眼覩見三界，無一罣礙，在於音聲叢樹之間，則現奇雅。」

舍利弗問大迦葉曰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聲叢樹，為快樂不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，在於音聲叢樹，而現雅德？」迦葉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自處閑居，勸人閑居；自修賢聖，勸人賢聖；自服弊衣，勸人弊衣；自知止足，勸人止足；自身少求，勸人少求；自身寂然，勸人寂然；自身精進，勸人精進；自身制心，勸人制心；自身定意，勸人定意；自身專修，勸人專修；自身戒具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脫、度知見慧，勸人亦然；自身教化，勸發眾人，聽採法義，開化說經，於法無厭，勸人亦然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，則現奇雅。」

又舍利弗問大目揵連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聲叢樹，為快樂不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，在於音聲叢樹，而現雅德？」目連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，假使比丘，得大神足，威聖無量，普尊自由，於其神足，所念自在。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，能變一身至不可計，則還合一；於此牆壁山藪谿谷，通過無礙，出無間、入無孔；入地復出，譬如入水；履水不溺，若行陸地；處於虛空，結加趺坐，若如飛鳥；身出光燄，如大火聚；身中出水，猶如流泉，其身不濡；今此日月，威神光光，照於天下，從地舉手，捫摸日月，化大其身，至于梵天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，則現奇雅。」

爾時目連問舍利弗曰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聲叢樹，為快樂不乎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云何比丘，在音聲叢樹，而現雅德？」舍利弗答曰：「假使比丘，制心自在，不隨身教。自於其室，三昧正受，發意之頃。明旦、日中、日冥，定意一心，人定夜半後夜，自由所行，常得自在，無所罣礙。譬如長者，若尊者子，淨水洗沐，著新好衣，所有具足，無所少乏。隨其所欲，欲得何衣、眾寶瓔珞、香花伎樂，明晨、日中、向夜，所欲止處，衣裳服飾，臥起床榻，悉得自在。如是，目連！制心不隨亂意，明旦、日中、闇冥、人定，夜半後夜，隨其所欲，禪定三昧，隨其所觀，皆得自在。比丘音聲叢樹，則現奇雅。」

爾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：「賢者已說，吾等之類，盍各言志，隨其辯才，各宣其意，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啟說此事，如佛所說，吾當奉行。」目連答曰：「唯命是從！」

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：「我等之類，各演所知，今故啟白，得其理不？」於是世尊讚舍利弗、賢者阿難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阿難所說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博聞則持不忘，若有說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分別其義，微妙具足，淨修梵行，能分別此。如是像法，博聞普達，覩之自在，其心清淨，降伏諸根，皆能曉了，則為四輩。粗略舉要，演說經典，各令得所。善哉，善哉！離越！若之所說。所以者何？假使比丘，在於閑居，其行寂然，其心清淨，分別空無。善哉，善哉！阿那律！爾之所說。所以者何？今卿天眼覩見三千大千佛國，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。善哉，善哉！迦旃延！爾之所說。所以者何？汝見四諦，無復狐疑。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能解說空法，以空為本。善哉，善哉！牛呵！爾之所說。所以者何？畏生死苦，樂於泥洹。善哉！邠耨！分別經義，演說佛典。善哉，善哉！優波離！分別罪福，奉修法律。善哉，善哉！離垢！去三毒罪，得三脫門。善哉，善哉！名聞！清修善德，并化眾人。善哉，善哉！羅云！守護禁戒，無所違犯。善哉，善哉！大迦葉！樂在閑居，勸

他閑居，以十二事，常自修身，亦勸他人。善哉，善哉！目揵連！得大神足無量，大尊自在，分一為萬，萬還合一，能捫摸日月，身至梵天。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明旦、日中、日入、人定，夜半後夜，禪定三昧，常得自在。如長者子，沐浴著衣，以寶瓔珞，晝夜三時，恣意所服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各說所知，皆快順法，無所違錯。復聽吾言。云何比丘？在音聲叢樹，為快樂乎？威神巍巍，華實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軟悅人。在音聲樹，而現雅德。於是比丘，明旦從其衣鉢，入于聚落，若在異國，處在樹下。於是明旦，著衣持鉢，入彼國邑，若於聚落，護諸根門，分衛始竟，飯食畢訖，藏去衣鉢，洗其手足，獨坐燕處，結加趺坐，正身直形，安心在前，則觀於世，一切無常。心自念言：『假使吾身，漏盡意解，乃從坐起。』輒如所言，諸漏不盡，不從坐起。比丘如是，在音聲叢樹，則現奇雅。」

於時世尊而說偈曰：

「博聞持法微妙最，　分別經典解法義，
為無央數而講說，　有志閑居樂獨處。
內自觀身外勸化，　執御樂禪身自行，
遵修世尊博聞教，　有在燕處若樹下。
其目清淨無所著，　蠲除身病四百四，
覩見眾生若干種，　燕處樹間德如斯。
譬如師子由山居，　獨處閑居猗寂靜，
止足解脫隨類教，　處在燕處德如斯。
若在天上及梵宮，　若揵沓恕及人間，
普能至彼無所礙，　處在燕樹德如斯。
淨妙智慧普解人，　心得自在諸根定，
一切知足棄諸惡，　處在燕樹德如斯。
如是上人說微妙，　各各講法隨所知，
所演善哉順上義，　往詣世尊敘所說。
其天中天無廢礙，　音聲如梵寂志尊，
其諸神通普平等，　尊師應時開慧門。
彼時世尊曰除雲，　因此興教聽吾言，
如諸比丘所應行，　燕處樹間志奇雅。
貪諸微妙多少求，　最勝分別其心行，
著衣持鉢威儀則，　其行如鳥遊虛空。
其有能修如此妙，　聖不興嫉無懷害，
得至寂然去塵垢，　處在燕樹德如斯。」

佛說如是，諸大弟子、天龍鬼神、阿須倫，聞經莫不歡喜。

佛說迦旃延無常經第十七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阿和提國。爾時賢者迦旃延告諸比丘：「諸賢者聽！一切合會，皆當離別。雖復安隱，會致疾病，年少當老；雖復長壽，會當歸死，如朝露花日出即墮。世間無常，亦復如是。年少強健，不可常存。譬如日出照於天下，不久則沒。如是，賢者！合會有別，人生有死，興盛必衰，一切萬物，皆歸無常，壞敗歸盡。如樹果熟，尋有墮憂。萬物無常，亦復如是。合會有離，興者必衰。譬如陶家作諸瓦器，生者熟者，無不壞敗。如是，賢者！合會有離，興者必衰，生者有死，恩愛離別，所求所慕，不得如意，爾時則有惡應變怪現矣！其病見前，諸相危熟，身得疾病，命轉向盡，骨肉消減，已失安隱，得大困疾，懊惱叵言，體適困極，水漿不下，醫藥不治，神呪不行，假使解除無所復益。醫見如是，尋退捨去，最後命盡。至於鞭[革*亢]，與于凶危，若使為變，命欲盡時，則有六痛，遭於苦毒。鞭[革*亢]之惱，眾患普集，己所不欲，自然來至，轉向抒氣。或塞不通，但有出氣無有入氣，出息亦極、入息亦極，諸脈欲斷，失於好顏，臥起須人，人常飲飼。雖得醫藥糜粥含之，必復苦極，不能消化。欲捉虛空，白汗流出，聲如雷鳴，惡露自出，身臥其上，歸於賤處。命盡神去，載出野田或火燒之，身體臭腐，無所識知。飛鳥所食，骨節支解，頭項異處連筋斷節，消為灰土，一切無常。當是之時，身為所在？頭足手脚，為何所處？初始死時，出在塚間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皆共逐之，親厚知識，亦復如是。啼哭愁憂，悲哀呼嗟，椎胸殟憒，葬埋已訖，各自還歸，亦不能救。身獨自當之，棄捐在地，猶如瓦石，不聞聲香味，細滑亦不見，色及與五欲，無所識知。以是之故，知身無常。孝順供養父母、恭敬沙門諸道士、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，起住迎逆，稽首作禮，叉手自歸。今諸賢者，諦省察此，當念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」於是說偈曰：

「已見如此大恐懼，　計求人身甚難得，
當行精進救頭火，　除諸勤苦立大安。
往古佛時值不閑，　莫計吾我及放逸，
得無遇此無量苦，　生死之患地獄酷。
志在愛欲無為惡，　伏諸根本故說此，
無得念惡及諸想，　得至寂然如壞賊。

無得念言是我所，　於是無我亦無吾，
無得不尊自謂勢，　攝身諸事伏其心。
常當羞慚知身時，　抒棄軀命無所著，
無得長夜在惡趣，　慎莫為此遭是患。
勿復往至閻羅界，　常當孝順供二親，
積累功德為後護，　因是疾得賢聖路。
勿求眾安而犯惡，　無承邪教為卒暴，
觀察此以常興施，　棄捐愛欲諸瑕穢。
然後當求於父母，　妻子親屬及知友，
常承佛教不違命，　將無不值就後世。
假使疾病求父母，　妻子親屬及知友，
欲令救護不能得，　功德智慧後世明。」

賢者迦旃延，為諸比丘說法如此，比丘歡喜則時受教。

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那難國波和奈樹間，與大比丘眾比丘五百人。爾時和利長者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退坐一面。佛告長者：「吾欲問汝，假使魔來及魔官屬及無央數諸外異道，問以時答。汝當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於是長者，與諸大眾，受教而聽。
佛告長者：「何謂大魁？」長者白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大魁有四。何謂為四？一曰地種、二曰水種、三曰火種、四曰風種，是曰四大魁。」
佛言：「何謂地種？」答曰：「謂有五事：立、堅強、不柔、麤麤、能往返者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長者！能解彼諸地種，永不現不？」長者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身能知地種，滅沒不可知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」復問：「何謂水種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水有五事：津液通流、細滑、微碎、無有形貌、猶如羅網遍至諸脉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長者！汝乃能知水種滅沒不知處時。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知歸無常，永不現也！」
佛告長者：「何謂火種？」長者答曰：「溫煖之類，能令人熱、有所消化，而能焚燒，光燄之類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長者，汝乃能知火種滅沒不復現耶？」答曰：「能知無常，歸盡不現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何謂風種？」長者答曰：「風有五事：寒冷之類，輕飄駃疾，有所飄吹，出入得通，有諸響聲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爾乃能知風種，忽然沒不復現耶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能知風種自然歸盡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長者！」世尊又問：「豈不覩見其種寂聲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知其種聲平等如稱。」「其四大魁，為何所處？」答曰：「猗欲飲食恩愛。」又問：「其四大魁，為何所猗？」答曰：「展轉相依。」又問：「為何所趣？」答曰：「趣色諸入。」又問：「諸入為何所歸？」答曰：「歸罪塵勞。」又問：「何因有罪塵勞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其識及身，各自別異而各離散。」又問：「命盡身壞，為何所趣？」答曰：「豈有所趣？身無心意，身、識各別。」又問：「長者續以故識，歸於所趣，更得異識耶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不齎故識，歸於所趣，不離故識，亦無異識。」「云何長者，見於法乎？」「譬如世尊眼識非常、耳識有異，不共合同。如是，世尊！沒生死如是，所見無厭，而以存命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長者！於今長者，一切所問，報答如應，審實不虛。寧是不實？」答曰：「不實。所以者何？如大聖說，於是世間，所與不實，欲法悉虛，我念世尊，此世俗事，皆以虛立，未曾有法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長者！假使有說世事皆虛，悉未曾有，則諸佛說。所以者何？世事悉虛，無有一實，於是世間皆未曾有。」
佛說如是，和利長者受教，歡喜而退。

佛說佛心總持經第十九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奄檀奄國，賓近大海之邊，佛所行樹，於師子座，與無央數諸天眷屬圍遶，而為說法。彼時世尊，告安詳摩夷亘天及淨居身天子：「諸天子！當知有總持，名佛心之法，過去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說，為四部會，最於後世救攝擁護，令得自歸，普獲特勝，所生到處護一切義，為諸菩薩學大乘者，令蒙法恩使得普至，一切所為則有超異，以故說耳！今者諸賢，亦當受之持諷誦讀。我滅度後最後世時，四輩眾會學大乘者，聞其名者當分別說、為他人講。心懷忍辱、心得自在，聞其音難設致其名，超異德性。如來所說而復攝護，已願最上，所見自在，其有欲聞，當為說之。」眾會對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當受聖教，如佛所言終不敢違，使如來教普然具足。」

眾會又問：「何謂世尊佛心總持法乎？」世尊告曰：「今次第說，無垢離垢造一切義，皆已逮得。所作諸德無有邊際，三世平等一切十方。具足諸慧示現一切，諸所有藏諸法自在。具足成就所作通達，普了周匝除一切眼，皆於三界普至十方。寂然憺怕獲諸脫門，分別法界究竟猗著，皆念一切諸所作為。超度餘心已得解脫，除結縛法普於虛空，本性清淨無垢，勸化三處。過去當來現在，平等三世，斷除無餘離於所有。第一度證，所行如言、所作成就，一切大慈，而興大哀於一切人，而無所度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是為佛心總持法也。為四輩說求菩薩乘，其有諷誦，懷在身心，諦曉了識。持此經者，懷諸思想，譬若如來立在于頂，思則得見。其有能見，若有聞者，能說經法；若有持者，未曾有忘，究竟於學。當復得住，於道所住，說經寂然。以故講經，所持當持，未曾忽疑。以是之故，能忍總持一切所聞，所得如海，逮不起法忍，於一切法，而得自在，無所罣礙，至解脫門。如意具足，於現在法，於我法教，當受重任，棄諸重擔，此族姓子，則為見佛。若覩此等，當從聽受，當觀其法，莫察其形，不當毀呰而輕易也！」

摩夷亘天子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，不敢違也！普當宣傳如來之命。然於後世，以是經法，為四輩說，及菩薩乘當為分別。若有誦得、若有忘者，當為開示：『族姓子，汝當令得見，及使聽聞，護如來所說言教？我等亦當奉受如來所說。』此族姓子當成大義。」

佛告摩夷亘天子：「卿當奉行，如今所言，是則佛教。」

佛說如是。摩夷亘天子、淨居諸天，一切眾會、天龍鬼神、世人阿須倫，聞經歡喜。

「怨家像知識，　而強結親友，
諸王所行多，　則主於土地。
其國多大臣，　而常興鬪諍，
當為造弊眼，　於是說如是。」

跎飢梨尼　跎飽梨尼

師比丘　跪羅陀　[蓀-余+有]偈陀　沙瑜投陀漚阿夷比兜波　昧瘴翅那旃　跪離那波羅翅提尼陀槃尼　尼披散尼　摩呵曼那瓮陀梨那其有於是，於我空耗所有財寶，令逮得之。若過去則以是神呪，當以手授重其手足，擁護於膝重於臏，常皆見重，為脅見重、使下見重、令頸見重、使心見重，令四部眾，皆使見重，悉令平等，所從來處，風散其華。

漚那提奴　漚那提陀　漚彌提屠　漚提屠取披鞬陀　叱闍叱者

朱陀闍陀　波沙提　波沙檀尼耶醯迦彌仇彌遮羅翅　朱羅鈴摩尼阿提陀
浮彌羨那伊俞羅頭　那翅祇禘彌　比闡禘彌　薩披那樓　彌檀瓮南模　摩迦尼　阿禘比耶　令所祝吉　梵天勸助

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

聞如是：
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閱祇城東，在於奈樹間，梵志丘聚。從是北上，上錍提山中天帝石室。爾時無數比丘，各各馳走忽忽不安，如捕魚師布網捕魚，魚都馳散。
世尊遙見無數比丘，各各馳散擾擾不安。佛問比丘：「何為馳散擾動如斯？若魚畏網。」比丘對曰：「我遭患所在不安，遇諸賊盜、鬼神羅剎、諸象及龍、餓鬼師子及諸妖魅、鬼魅非人、熊羆諸邪、溝邊溷鬼、蠱道巫呪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當為汝說，常當救濟一切擁護。諦聽，善思念之！」
比丘答曰：「唯然受教！」
佛言：「何等為一切救濟擁護？如是：
「阿軻彌　迦羅移　嘻隸嘻隸　般錍　阿羅錍　摩丘　披賴兜　呵頭沙
「翅拘犁因提隸者比丘披漚羅須彌者羅難樓在者羅
「阿耆破耆　阿羅因阿羅耶　耶勿遮坻錍移阿錍
「若不解脫我當勸解，為其擁護救濟，令安吉祥無患。若賊鬼神羅剎、蠱道符呪，護四百里周匝，無敢嬈者；其不恭順，犯是呪者，頭破七分。所以者何？」佛告比丘：「今吾普觀天上世間，若如是呪，呪願擁護，終無恐懼，衣毛不竪，除其宿命不請。」
南無世尊所呪者，吉梵天勸助是呪。

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城，是名曰轉法輪莫能踰者，是地廣普，若有嬈者，佛皆說之！今當講誦，大人聖賢，具足歸彼。時佛告賢者阿難：「吾為汝說神呪之王，汝當持之！諸佛所說至誠行、趣道行、十二因緣行、月行、日行、賢者行、日月俱行。諦聽，善思念之！」阿難言：「受教而聽。」如是：
「休樓　牟樓　阿迦羅　錍羅　莫迦垣羅颺提　波羅鈴波芻阿尼呵　耶提阿尼耶提阿提耶提頞禘末禘盧盧羅羅颺提摩那羅羅波夷

吒」
無量總持，諸印之王，諸佛所說，為至誠行、為修道行、平等跡行、日行、月行、如日月行。佛語阿難：「此總持句，為佛之句、為尊上句、為學句、聖賢之句、得利義句、所懷來句、無兵仗句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若入此句，入無數解百千之門，能分別說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雪山南脅，有大女神，名設陀憐迦醯(晉名攝聲)，有五百子及諸眷屬。彼聞此經，即自起往，舉聲稱怨：『嗚呼痛哉！嗚呼！何以劇乎！吾身本時，取若千百眾生人精以為飲食，害命服之；於今不堪，不能復犯。沙門瞿曇，為四部眾而設擁護。所以者何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是神呪。童男、童女入於郡國縣邑聚落，持是吉祥呪，若諷誦說，無能嬈者。所以者何？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，遣逐非人，滅除眾患，常住於此，而現於魔宮。』諸弊魔言：『天王欲知，沙門瞿曇以空汝界。今者天王，當共被鎧，將諸群從，暫勒兵眾。譬如菩薩初坐樹下，魔被以鎧甲及諸兵眾，往詣佛所。』」
於是世尊告阿難曰：「是大女神設陀羅迦醯，止於雪山之南，與五百子俱。遙聞如來說是神呪、總持印呪，恐怖懷懅，衣毛為豎。」及於諸魔、一切官屬及餘眾魔，於時彼魔被其鎧翰，與眷屬俱，往詣世尊。惡心欲詣沙門瞿曇。彼時有菩薩，名曰降棄魔，降魔及官屬，還詣佛所，稽首聖足，叉手歸佛，白世尊言：「我已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，發遣諸兵，并設陀迦醯大女神，而制伏之，不敢為非亦不敢嬈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不敢中害，無所妨廢。善哉！世尊，願說總持法印，為四輩眾，令皆得擁護，使得安隱。唯佛加哀，普及人民令得安隱。」於是世尊，為是神呪，應時欣笑。
阿難問佛：「世尊何故笑？笑當有意。」佛告賢者阿難：「汝寧見降棄魔菩薩道行殊特，降魔官屬，設頭迦醯大女神技術皆以壞敗，心懷憂慼。於彼忽然沒而不現，到斯說是總持之印。」
爾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，攝伏一切諸惡鬼神及諸妖魅，除一切嬈，伏鳩伏鳩休浮休樓阿祇提。如是總持印王呪，其有鬼神、女神、鳩桓、龍、金翅鳥及諸弊獸一切眾魅，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來為食為句，跡甘嘗為月動搖善震動意為心，何況細微無不微也。其大德總持，無擇無冥，而無所斷，其心誦其十事讀於今笑，當所作者亦無所選。
佛告阿難：「是無擇句、總持句、無所選句、安隱句、擁護句、於諸眾人無所嬈句、無所害句、禁制句、諷誦者句，為四部眾則設擁護。人與非人，不能犯也。若臥出時，所在寤寐，無敢嬈者。況佛所說，其聞此呪，莫不安隱。」

佛說如是，歡喜而去。
生經卷第二

生經卷第三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佛說總持經第二十二

聞如是：
一時世尊遊於摩竭，在法閑居佛之道樹初成道時，與萬菩薩俱。一切成就普賢菩薩，行於無願，其行無餘，及空無菩薩、蓮花藏菩薩、寶藏菩薩、行藏菩薩、妙曜菩薩、金剛藏菩薩、力士藏菩薩、無垢藏菩薩、調定藏菩薩，與一萬菩薩俱，與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塵數菩薩俱，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。從方來化師子座，稽首佛足，在於佛前，坐師子座。於時此等菩薩大士，不計吾我，清淨無瑕，各心念言：「於此何因不可思議？諸佛世尊所有境界，無能稱量。諸佛世尊，本之所願，而有殊特。何因諸佛如來感動？何謂所為不可思議無罣礙行？云何世尊，無念無想，致此殊特？」
於時世尊，尋知此等諸菩薩心之所念，諸坐菩薩諸佛無處亦無不住，欲問如來。「諸佛威神一切光明，佛威神德，精進無踰，而得皆立，皆入諸佛諸總持法，廣大聖覺。是等所入，殊特如此，無所罣礙，身之所入亦皆如此。諸佛眷屬，棄捐諸瑕，諸佛之法，而不可獲，而常安隱。」
於時蓮華藏菩薩，入諸法所趣之心，無所罣礙，所念法門無諸弊礙。諸菩薩行為普賢願，合集等行，正住於願，入諸佛法，見十方佛，加於大哀，度於無極，降伏眾生，休息惡趣。一切菩薩諸三昧定，覩了本際，諸佛之慧，所行無盡，莫不歸伏，趣諸道慧，皆照總持分別諸度蓮花之藏。其諸菩薩，承佛聖旨 ，各自說言：「諸佛盡聽！諸佛世尊，所行無量，極大變化，隨其本相，曉了諸法，一切皆知，諸佛超異，都無陰蓋。諸佛世尊，普逮法界，入于法界，諸佛世界，有無處所，無所罣礙。何為十？在兜術天，現盡壽命忽沒，無能禁制亦無有處。入母腹中十月而生。又棄捐家，而樂出外，心常欣悅。坐佛樹下，積累一切諸佛之法。一時之頃，普諸佛土，示現如來感動瑞應。常轉法輪，悉殖德本，分別解說。當得佛時，具成菩薩，而以法成。諸佛世尊，永無住處，在在智慧而建立之。是為佛子，無有處所，亦無所住。
「復次，佛子！諸世尊有十教目。何等十？教化一切，諸度無極，皆除一切諸無智法，常修大哀。有十種力，普轉法輪、教化群黎、禁制眾生、成平等覺、開通萌類、令無所住、於此無行相法自歸、已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覺滅度，是為十。

「復次，佛子！復有十事，疾見如來。何等十？適見諸佛，則覩眾生，便棄一切，諸所歸趣。取要言之，速疾具足福德眷屬，速受諸德之本，即得清淨。無所短乏，便除狐疑，適見諸佛，為眾生等示于大乘，令無所畏，尋得成就，為不退轉。適得逮見諸佛世尊，疾求分別眾生之源，而開度之，便逮度世淨眾生根。適得逮見諸佛世尊，便無弊礙。是為十。」
佛說如是，諸菩薩聞經歡喜。◎

◎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所欣釋子，多所遊至，出入無節，所詣門族，不可稱計。或晨、或冥、或早入冥出。於時阿難、優陀、薄拘盧等，合會一處，謂所欣釋子曰：「賢者！何為而多行來不知時節，何不時出時入？所詣之處，不自節量？」所欣釋子尋罵眾賢，出麤獷辭：「卿等無智，擾擾搖動，不能自安，喧呼惡口。卿等懈怠，不為眾僧有所興立。吾今出入，常為眾僧，嚴辦所當。卿等能任如是勞乎？為諸眾僧有所辦耶？勿得謂吾：『多有事理。』諸賢多務，甚於吾身。」所欣釋子：「卿等且復有所合辦，知何如吾辦眾僧事？」
時諸比丘，同共發意。彼時三人，言語柔軟：「威德殊妙，依本福行，多所獲致，過踰於彼。」所欣釋子：「鈍愚男子以卒暴決，愚騃自用，強有所求，不得如志。」有一異天，詣長者家，得滿大甕若干供養。賢者阿難，詣他長者，以柔軟辭，宿德堅強，為說經法，令其家人，歡喜踊躍。從得分衛，大獲供養，隨意所施，不強不求。
時諸比丘往啟佛，具說本末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此四人，不但今世諍功分衛，唯有一人，所獲薄少，餘人得多。阿難比丘，眾人勸助，一切所安。往古久遠不可計時，於他異土。時有四人，以為親厚，相斂聚會，共止一處。時有獵師，射獵得鹿，欲來入城。各共議言：『吾等設計，從其獵師，當索鹿肉，知誰獲多？』俱即發行，一人陳辭，出其麤言，而高自畜：『咄卿男子，當惠我肉，欲得食之。』第二人曰：『唯兄施肉，令弟得食。』第三人曰：『仁者可愛，以肉相與，吾思食之。』第四人曰：『親厚捐肉，唯見乞施，吾欲食之。』俱共飢渴。時獵師察四人言辭，各隨所言，以偈報曰：

「『卿辭甚麤麤，　云何相與肉？

其言如刺人，　但以角相施。』

「復以偈報第二人曰：

「『此人為善哉！　謂我以為兄，
其辭如肢體，　便持一脚與。』

「復次第三人以偈報曰：

「『可愛敬施我，　而心懷慈哀，
辭言如腹心，　便以心肝與。』

「復次第四人以偈報曰：

「『以我為親厚，　其身得同契，
此言快善哉！　以肉皆相施。』

「於時獵師，隨其所志言辭麤細，各與肉分。於時天頌曰：

「『一切男子辭，　柔軟歸其身，
是故莫麤言，　衰利不離身。』」

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第一麤辭則所欣釋子、第二人者颰陀和梨、第三黑優陀、第四阿難也！天說偈者，則吾身。爾時相遇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諸尊比丘各發心言：「賢者舍利弗、賢者阿那律、賢者阿難、輸輪及諸弟子五百之眾，本俱一時棄家為道，無所貪慕，不志世榮，悉為沙門。時舍利弗，嗟歎智慧最為第一，斷眾狐疑，和解鬪諍，分別道義，無所不通，如冥中有炬火，多所炤曜。時阿那律，嗟歎巧便，為眾人匠，多所成就現若干術，令人喜悅，工巧第一。於時阿難，歎嗟端正色像第一，顏貌殊妙，見莫不欣，眾人愛重，一切尊敬，歎為佛，有三十二相。於時輸輪，既勤修習，未曾有懈，嗟歎

精進，世間無倫，又能入海，多所成辦。如來世尊，現生釋種，棄國捐王，得成佛道，端正無比，色像第一。如星中月，光明超日，體長丈六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其聲八部，出萬億音，所講說法，天龍鬼神，人物之類，各得開解，皆得其所。佛諸兄弟，伯叔之子，雖各自譽皆歸命佛，以為弟子。佛之功德，不可稱限，從無數百千億劫，積累功德，自致得佛，為一切人示其道路。」俱往詣佛：「問其本末，誰為第一？我等聚會，各各自歎己之所長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此諸人等，不但今世各自稱譽常歎己身第一無雙，前世亦然，生生所歸，皆伏吾所，吾尊無極。所以者何？乃往過去無數久遠世時，有一國王名曰大船，國土廣大，群僚大臣普亦具足，其土豐熟，人民熾盛。王有五子：第一智慧、第二工巧、第三端正、第四精進、第五福德，各自嗟歎己之所長。其智慧者，嗟歎智慧天下第一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智慧最第一，　能決眾狐疑，
分別難解義，　和解久怨結。
能以權方便，　令人得其所，
眾庶覩歡喜，　悉共等稱譽。』

「第二者，嗟歎工巧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工巧有技術，　多所能成就，
機關作木人，　正能似人形。
舉動而屈伸，　觀者莫不欣，
皆共歸遺之，　所技可依因。』

「第三人，嗟歎端正以偈頌曰：

「『端正最第一，　色像難比倫，
眾人觀顏貌，　遠近莫不聞。
皆來尊敬之，　慎事普慇懃，
家人奉若天，　如日出浮雲。』

「第四人，嗟歎精進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精進為第一，　精進入大海，
能越諸患難，　多致珍寶財。
勇猛多所能，　由是無所礙，

家業皆成辦，　親里敬欣戴。』

「第五人，嗟歎福德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福德為第一，　所在得自然，
富樂無有極，　生生為福田。
福為天帝釋，　梵天轉輪王，
亦得成佛道，　具足道法王。』

「各各自說己之所長，各謂第一，無能決者。各自立意，不相為伏，轉相謂言：『吾等各當自試功德，現丈夫之相，遠遊諸國，詣他土地，爾乃別知殊異之德，誰為第一！』時智慧者，入他國土，推問其國人民善惡？穀米貴賤？豪富下劣？聞其國中，有兩長者，豪富難及，舊共親親，中共相失，眾人搆狡，鬪使成怨，積有年歲無能和解者。其智慧者設權方便，齎好饋遺百種飲食，詣長者門求索奉現。長者即見。進其所齎餽遺之具，以其長者名，辭謝問訊：『前者相失，以意不及，眾人搆狡，遂成怨結，積年違曠，不得言會。思一侍面敘其辛苦，故遣飲食饋遺之物，唯見納受，無見譏責，亦無父怨母讎，故遣吾來，以相喻意。』其長者聞，欣然大悅：『吾欲和解，其日久矣！但無親親以相喻意，乃復辱信，枉屈相喻，誠非所望。同念厚意，便順來旨 ，不敢違命。』其智慧者，解長者意，燿然無疑，辭出而退。詣第二長者，亦復如是，解喻其意，如前所言，便共尅期，共會其處，聚合眾人，和解仇怨。應時醼飲，作諸伎樂，共相娛樂，各各相問本末和解意，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，各自念言：『吾久相失，一國中人，不能和解，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，其恩難量，非辭所盡。』各出百千兩金，而奉遺之！即持此寶，與諸兄弟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言辭所具足，　辯能造經典，
正士能博聞，　安隱至究竟。
觀我以智慧，　致此若干寶，
衣食自具足，　并及布施人。』

「時第二工巧者，轉行至他國。應時國王，喜諸技術，即以材木，作機關木人，形貌端正，生人無異，衣服顏色，黠慧無比，能工歌舞，舉動如人，辭言：『我子生若干年，國中恭敬，多所餽遺。』國王聞之，命使作伎，王及夫人，升閣而觀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，跪拜進止，勝於生人。王及夫人，歡喜無量。便角瞗眼，色視夫

人。王遙見之，心懷忿怒，促勅侍者：『斬其頭來。何以瞻眼視吾夫人？謂有惡意，色視不疑。』其父啼泣，淚出五行，長跪請命：『吾有一子，甚重愛之，坐起進退，以解憂思，愚意不及，有是失耳。假使殺者，我共當死，唯以加哀，原其罪豐。』時王恚甚，不肯聽之。復白王言：『若不活者，願自手殺，勿使餘人。』王便可之。則拔一肩榍，機關解落，碎散在地。王乃驚愕：『吾身云何瞋於材木？此人工巧，天下無雙，作此機關，三百六十節，勝於生人！』即以賞賜億萬兩金。即持金出，與諸兄弟，令飲食之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觀此工巧者，　多所而成就，
機關為木人，　過踰於生者。
歌舞現伎樂，　令尊者歡喜，
得賞若干寶，　誰為最第一？』

「第三端正者，轉詣他國。人民聞有端正者從遠方來，色像第一，世間希有，人民皆往奉迎，飲食百味，金銀珍寶，用上遺之。其人作伎，眾庶益悅，瞻戴光顏，如星中月，驕貴之女，多有財寶，眾藏盈滿，獻致珍異無數億寶。得此寶已，與諸兄弟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善哉色如花，　端正顏貌足，
女人所尊敬，　又得常安隱。
眾人所觀察，　猶如星中月，
今致若干寶，　自食并施人。』

「第四精進者，轉詣他國。到一江邊，見一栴檀樹，隨流來下，脫衣入水，泅截接取。國王家急求栴檀，即載送上，金得百萬，所得之寶，不可稱計。與諸兄弟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精進最第一，　勇猛能入海，
致於眾珍寶，　以給家親屬。
賴我浮江水，　接得妙栴檀，
致金若干數，　自食及施人。』

「第五福德者，轉詣大國。時天暑熱，臥于樹下，日時昳中，餘樹蔭移。此人所臥，樹蔭不動，威神巍巍，端正姝好，猶如日月。彼國王薨，無有太子可嗣立者，眾人議言：『當求賢士以為國主！』募人四出，選擇國內可應立者。使者按行，見一樹下，有此一人，

於世希有，臥於樹下，樹蔭不移，心自念言：『此非凡人，應為國主！』尋往遍啟國之大臣，具說本末。於時群臣即嚴威儀，導從騎乘，印綬冠幘，車駕衣服，則往奉迎。洗沐塗香，衣冠被服，佩帶畢訖，皆拜謁稱臣。昇車入宮，南面立詔，國即太平，風雨時節。即時勅外：『詔有四人：一者智慧、二者工巧、三者端正、四者精進，召至中閤。』一時俱集，令住侍衛。時福德王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有福功德者，　得為天帝釋，
帝王轉輪王，　亦得為梵王。
智慧及工巧，　端正并精進，
皆詣福德門，　侍立為臣僕。』

「時福德王，遂以高位，署諸兄弟，各令得所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智慧者，則舍利弗是；工巧者，則阿那律是；端正者，則阿難是；精進者，則輸輪是；福德王者，即吾身是。此等爾時各自稱歎己之所長，以為第一，於今亦然。昔爾時世皆不如吾，而各自嗟歎。吾成佛道，三界之尊，今皆歸吾以為弟子，依佛得度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蠱狐烏經第二十五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調達凶危，橫見嗟歎者，不得其理。」
拘迦利比丘嗟歎調達，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。其彼二人，橫相嗟歎，無義無理。諸比丘聞，往白世尊：「唯然，大聖！觀拘迦利比丘，因依正典，緣法律教，以信出家，而為沙門；橫歎調達，以非為是，不得義理。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，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今此輩愚騃之等，不但今世橫相嗟歎，以非為是、以是為非，前世亦然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黃門命過，親里即取棄樗樹間。彼時蠱狐烏鳥，來食其肉，時共相嗟歎。樹間烏為狐說偈曰：

「『君體如師子，　其頭如仙人，
脂猶鹿中王，　善哉如好華。』

「於時蠱狐即樹間，以偈讚曰：

「『誰尊在樹上，　其慧第一最，
其明炤十方，　如積紫磨金。』

「於時烏以偈報，頌曰：

「『君則大師子，　欲見君故來，
君脂如鹿王，　善哉得利義。』

「蠱狐復以偈報，頌曰：

「『誠信實相知，　俱相歎至誠，
合積紫磨金，　所問服食此。』

「爾時，去彼不遠有大仙人，處於閑居淨修為道。聞狐及烏轉共相譽，心自念言：『彼等之類，橫相咨嗟，彼言皆虛，無一誠實。』以偈問曰：

「『吾久見所興，　至此俱兩舌，
自藏於樹間，　俱食於人肉。』

「於時烏瞋恚，以偈報仙人：

「『師子及孔雀，　共食於禽肉，
於彼髡滅頭，　次第而求活。』

「仙人以偈答曰：

「『樗樹臭下極，　一切鳥所惡，
眾鹿所依因，　棄死黃門身。
汝輩下賤物，　俱來聚會此，
食於黃門身，　自稱為上人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，爾時蠱狐者，調達是；烏者，拘迦利是；仙人者，則菩薩是。爾時俱共相歎，以非為是、以是為非，於今亦然。」

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時一比丘，疾病困篤獨自一身，無有等類，無有視者，亦無醫藥衣被飯食，不能起居，惡露自出。身臥其上，四向顧視，無來救濟者，便自歎息：「今日吾身，無救無護！」
時阿難見，往白佛：「唯然大聖！吾身今日，得未曾有。如來世尊大慈大哀，有苦比丘，當念救濟。吾乃往世無數劫時，救此比丘疾病之患，於今世亦然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於空閑處，多神仙五通學者，在彼獨處，各各相勸，轉相佐助。各各取果，以相給足，以作籌筭，設使疾病，轉相瞻療。時有摩納學志，有所緩急，常馳走趣。有一學志，若有急緩疾病之厄，初不視瞻。時彼學志，有急緩時，無有救者，則自獨立，無伴無侶。彼於異時，身得疾病，無療瞻者，亦無持果授與食者。是時五通仙人見彼和上，見之如是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人孤獨，無有救護。』心慜念之，即往到其所，即問之曰：『摩納學志！卿強健時，頗有消息，問訊不寧，有親厚朋友乎？』即時報曰：『無也！和上亦無親友知識之厚，我之父母，家屬親里，去此大遠。』又問曰：『此梵志共頓一處，不與親友結為知識耶？』答曰：『無也！』和上答曰：『不結親友，無有知識，以何為人？卿見餘人，展轉相敬，展轉相事，卿獨不也？今日孤獨，無救護。』於時仙人，扶接摩納，使之令坐，將詣自所頓處，勸之安心，將詣親厚而以療治，則頌偈曰：

「『棄捐于妻子，　出家無所慕，
卿和上為父，　等類則兄弟。
頓與梵志俱，　而不相供視，
得疾病困篤，　孤獨無所依。
察子見此已，　梵行為親友，
普行子恭敬，　展轉相瞻視。』」

時佛世尊往詣比丘，而問之曰：「今得疾病，有瞻視醫藥床臥具乎？」白曰：「孤獨無瞻視者，無醫無藥，去家甚遠，離於父母無有兄弟，親里伴侶，無供侍者。」世尊又問：「卿強健時，頗瞻視問訊有疾者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！」世尊告曰：「卿強健時，不瞻視人，不問訊疾病，誰當瞻視卿乎？善惡有對，罪福有報，恩生往反，義絕稀疏。佛為一切三界之救，救度五道，當捨卿耶？前世救卿，今亦當然。」

佛扶起之，欲以水洗。時天帝聞佛所言，如伸臂頃，忽然來下，欲洗浴之。佛言：「拘翼！卿在天上香潔之中，安能救洗穢濁臭處？」天帝釋答曰：「向者世尊說，此比丘本不瞻人，不視疾病，孤獨無救。佛為十方一切之救，功德具足，無所乏少，尚瞻視之；況我罪福未斷，而不興福耶？」
時佛手洗，天帝水灌，還復臥之，飲其醫藥，即時除愈。為說經法，即時得道。世尊以偈而讚之曰：

「人當瞻疾病，　問訊諸危厄，
善惡有報應，　如種果獲實。
世尊則為父，　經法以為母，
同學者兄弟，　因是而得度。」
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有國王，因梵志女而生一子，名曰至誠。外道異學，審裸形子，而為作子。其裸形子，智慧聰明，有超異之慧，有所講說，多所降伏，於諸經典無所不博，普為眾人共其國王，博達眾誼，往詣世尊。其尼揵有四姊弟，因梵志生，敬樂異學：一名饕餮、二名興貪、三名金誠、四名誠雪。時裸形子，遣詣佛所，欲試世尊，皆受法則悉知經誼，具來我說。爾時姊弟，各相謂言：「吾等共詣沙門瞿曇所，試其舉動，行步進止，取其長短。」便共往詣，棄捐居家，悉為沙門，受具足戒。時佛世尊，以往世喻，而開化之，導示本原，諸根所從，功德之本，棄捐貢高，除其憍慢，皆得羅漢。
時裸形子，問諸姊弟：「所試云何？」諸女則以無央數誼，嗟歎世尊，稱譽經典法律之妙，不可勝限。時裸形子，不受女言：「汝等以家事往欲試亂道，反為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。譬如有人行入水中，洗去垢濁令身淨潔，反溺水死；汝等如是，欲往試佛壞其道意，視其舉動，取其長短，反為瞿曇所見迷惑，沒溺自失不得濟己。譬如有人行入果樹，欲採好果，反為禽獸虎狼所食，亡身不還；汝等如是，往試沙門瞿曇，取其法則舉動長短，以來語吾，而反沒溺，為所問瞿曇所惑。譬如蛇虺弊蟲兇惡之人，尚可親近，可信可樂，可致吉祥安隱之法。世尊瞿曇，求是功德安隱之誼，終不可得。」諸女答曰：「世尊道德，去人四虺瑕穢之毒，令人安隱寂

然，虛空尚 可有瑕，如來世尊未曾有短，男女見之，莫不安隱。時為我等，說微妙誼，咨歎道稱，我等歡喜，稽首歸命。」
時比丘僧，具足啟佛：「唯然世尊，且觀外學裸形子，有異語誹謗佛道，反譏諸女：『汝等何故歸命世尊？觀其舉動，當取長短而來語我，反為迷惑沈溺其身，不能自濟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裸形子遣四女人，欲來試佛取其長短。世尊無瑕，何從取闕？佛尋開化，皆令得度，至無著證。乃往古久遠世時，有一國王，名曰迦隣，與他國王，結為怨仇，欲往壞之。即遣四女，端正殊妙，姿顏無雙，而往試之，取其長短，為內匿賊，詣阿脂王許。時阿脂王，有尊太后，端正殊好，無不尊敬，威神巍巍，殊德無量，無有瑕穢，柔和無麤，名稱遠聞，安詳柔和。迦隣王女，嗟歎阿脂王功德：『世之希有，名稱遠聞，八方上下，莫不宣揚！我等父王，諱為迦隣，故相遣來，以相給侍，奉在左右。我父王辭曰：「其王德殊，微妙難及，無有瑕垢，安詳不暴，忍辱無穢，與人語言，才辯殊異，聞名輒伏。我不受言。」』其國屬阿脂王，為大國主，又國號曰虛空。王所止處，有一大臣，名曰細那，聰明智慧，聖達難及，卒慧尋答，為王輔臣。時迦隣王，不隨女言，棄詣大國細那土界，與大眾俱，周匝圍遶。王問傍臣：『當奈之何？吾自開門而捨去，入此他門？』傍臣對曰：『無得恐懼，天王自安，譬如師子處於林間不畏樹木。今住於此，亦復如是，城郭則安，得護無患。』以偈頌曰：

「『以自開其門，　反入此國界，
阿蘭之大土，　如師子林樹。
安護而得護，　自然無所畏，
其欣踊國王，　可以長安隱。』

「人健論誼，其言流溢，阿脂王聞其迦隣王，以財利故及其名稱、發意所趣，則歎頌曰：

「『此事大佳，　微妙難量，
名德流布，　無有眾惡。
能堪住法，　將無於此，
有所誑詐。』

「又問曰：『其此仙人，天帝之神，皆遊迦隣國界，威神廣大。彼聞我德，即當得勝。其迦隣王，便當破壞而自降伏。』時阿脂王，心自念曰：『彼諸仙人，終不妄語。』諸仙人曰：『吾當得勝，功

德無量所說如此。』諸臣報曰：『唯然，大王，仙人至誠，終不虛言。』以偈頌曰：

「『諸迦隣得勝，　緣是而降伏，
阿脂王失計，　仙人說如是。
善哉言質直，　所興無所失，
以何說此言？　自然有聲音。
天王當知之，　言至誠于斯，
所行無放逸，　而當得勝法。』

「『又言阿脂王，　而當復得勝。
此云何至誠？　更為我解說。』

「大臣答曰：『不曾聞乎！失聖仙人剛強難化，手執利劍，像貌可畏。丈夫男子以人民故，承其德本，而降伏之，不言自歸。其阿脂王，為大丈夫，方便校計，亦復如是。又其眷屬，和順承教，無有異心，志不離別，所作無上，威德巍巍。假使阿脂王不得勝者，今願天王，目自覩之。以王勇猛，計策方便，權[捐-口+(口/𠂉)]難及，終不破壞，設不相信，且自目見。』以偈頌曰：

「『方策尊雄計，　知時強精進，
勇猛有權略，　察此則知勝。
阿脂名德忍，　開化諸瞋恚，
阿脂王堪任，　迦隣焉得勝。』

「時王不用言，興師起兵，往詣阿脂國。其欣踊兵，大臣輔佐，聰明智慧，勇猛精進，以無上心，和不離別。又阿脂王，身自勇健，其力聖強，應時得勝迦隣王。迦隣王伏，自歸謁拜，生捕收攝，尋便放之。於是天帝釋以偈頌曰：

「『賢聖歎忍辱，　開化諸瞋恚，
降伏迦隣王，　阿脂王獨勝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迦隣王者，審裸形子是；阿脂王者，則我身是；欣踊大臣，則舍利弗是；帝釋者，阿難是。爾時相隨，以為伴黨，義理相化，上下相承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其國米穀踊貴，人民飢餓，佛諸比丘，各欲散去流遊諸國以為歲節。賢者阿難一一博聞多智，於法無厭，辯才無礙，佛所說經，為無數人，護受經典，精進難及一一心自念言：「假使世尊，詣於餘國，而造歲節，處於他域，無央數人，失其德本，坐具無所乏少。假使如來，止此舍衛，而為歲節，多所安隱，為成德本。」於時世尊，愍傷群黎，欲救護之，入舍衛城。波斯匿王，傍臣人民，往詣國王。阿難自往，說此本末。王波斯匿聞阿難言：「請佛三月及比丘眾，若干種饌，飲食具足，病瘦給藥，一切所安，隨其所樂，如是三月，無所乏少。」
佛比丘眾舍衛歲節，時諸比丘心自念言：「賢者阿難！功德難及，得未曾有，行權知時，曉了誼理，勸化國王波斯匿，供養世尊及比丘眾，歲節三月皆令安隱，令比丘眾九十日中無有憂慮，一切施安所供無乏，令比丘眾各自安隱，不復遊馳至於他國。」時佛徹聽聞諸比丘共議此事，尋即往到比丘眾所：「汝等向者何所講論？」諸比丘眾具足本末啟白如來。
佛告比丘：「賢者阿難！非但今世行權知時，前世亦然，行權方便。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奈國，時有王名梵達，王有大德，名稱遠聞。時國飢饉，米穀踊貴，人民飢餓，乞者眾多，無以可供。王憙施與，四面來乞，集如浮雲，十方皆至，隨力所任而供給之。布施如是無有休息，穀米遂貴，天轉旱酷，不復降雨，所種不收，人民飢困，乞者日滋。詣王宮門：『倉廩虛竭。』時諸臣吏各共議言：『今此國王，敢來乞者，尋即施與，不能逆人。天旱不雨，乞者遂甚，米穀踊貴，倉庫虛盡，將欲壞國。』時諸大臣欲救護國，往詣王所，具足為王啟說此議：『王所施與，今可省息，於法可依，須後豐有，爾乃復施。』王告之曰：『吾所施與，不能懈止。寡人有令志願布施，焉違本心？又來乞者，何忍逆之？其不來者，乃無所施。』時諸群臣，各共誼言：『吾等於宜當共作計，令諸窮士不得來乞，爾乃斷耳。』於時王施未曾懈廢，心自願言：『令諸倉穀，莫使消減！』時諸法明吏，告勅四遠：『不得令往從王乞匄，敢有乞者，皆受誅罰棄命都市。』四遠乞者，來詣其國，聞此急教，不敢行乞，不得見王，愁憂懊惱，問諸大臣：『審有是命，又問父母，實有急教，不得乞乎？』答曰：『有之！不得行乞。』乞者又問：『假令遠方有諸使吏，東西南北，皆足廩價穀糧飲食？』今此臣吏，獨欲飲食，故出惡教，勅諸四遠：『諸貧窮乞

士，不得詣門從王乞匄，假使乞者罪皆應死！唯遠方使，得見倉庫。』展轉傳語，眾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。

「有一梵志，飢窮經日，欲行乞匄，以救其命，遍行求索，給足妻子。假使穀賤，乞匄易得，所獲無量，設穀飢貴，乞匄難獲。馳走乞匄，無所不至，纔得活命，心懷憂悴，不可復言。其婦於時謂梵志言：『汝遭勤苦，乞匄遇患，無所不至，而不能得。何不詣王從其乞匄？本聞國王，敢有乞者，不逆人意。』梵志答婦：『汝不聞耶？國王有令，不得令人詣王乞匄，唯遠方使，乃得進見，給其廩價，餘人乞者，皆當見斬。』梵志答婦：『我身今日，欲得求安，反見危害，既依仰他，復見毀辱。』其婦答曰：『如諸臣吏，告勅四遠，唯遠使得前，不聽餘人。卿自應言：「從遠使來，欲見大王，食乃得度。」』

「於時梵志，即受婦言，執杖奉使，著奉使冠，詣王宮門。門吏曰：『子所從來？』答曰：『從遠使來。』門吏白王，啟其本末。即時現之：『子所從來？今十六國，穀米飢貴，各自守界，何從自到？從何國來？』吏具問是已。梵志答曰：『聞服王德故被使來。』吏又問曰：『於是國界，見彼國耶？聚落墟聚，足可達知。假使為己，唯願天王，獨為已者，所求易得。』『欲見大王，故來求見！』門吏問之，其對如是。王曰：『現之！』梵志即入。王問之曰：『為誰使來？』梵志對曰：『求不恐懼，唯見聽許，乃敢啟王說所使來。』王告之曰：『便具自說，原除恐懼。』王又問言：『與誰為使？』梵志啟曰：『大王欲知之？我腹使來。』於時梵志即說頌曰：

「『眾人求財利，　或遇諸怨賊，
我為腹使來，　國主唯願恕！
誰為最尊勢？　誰其第一先？
我實為腹使，　大王勿罪責。
諸佛及緣覺，　聲聞聖弟子，
捨置寂然處，　入城聚落乞。
窮厄無所依，　生身遭苦患，
今我為腹使，　唯人尊見恕。』

「於時王愍傷之，則以偈報梵志曰：

「『梵志當施卿，　赤牸牛千頭，
乃與犢子俱，　焉得不惠使。
吾為諸使者，　給與所飢乏，

為使者作使，　加施無恐懼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梵志者，阿難是也；梵達王者，波斯匿王是。爾時阿難，開化令悅，戴仰無量。於是阿難，今世在國，復化波斯匿王，穀米飢饉，供養世尊及比丘眾，三月之中無所乏少。是故比丘，當學善言柔和之辭，當作巧辭方便之語，是諸佛教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，異比丘有弟子，志性溫雅，功德殊異，意行仁賢，至誠安隱。身常侍從宿衛和上，恭順良 謹，精進難及，順從法教，不違師命。於時短命，宿世所鍾，其壽薄少，幼小亡沒，即生天上。在忉利宮，適生天上，則觀天上不久堅固，但覩大火。「吾本所志，不得如意，不至究竟，與善師友不能相守。今捨善師反隨惡友，於是違遠至尊和上，及阿夷梨眾、諸等類修梵行者——四輩弟子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。有佛世尊，普一切智，其慧遍見，號曰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今悉違遠大聖世尊、和上、師友及諸同學，無央數劫百千之數，難值難見，興于世間，不可得遇。講說經典，深妙優奧難限，未曾所念，口不發言，而為安隱，皆開化之，分別智慧，說諸緣起，各各解了。所從有因，無央數劫，所未聞見，悉為解決。吾本遭遇和上可值此經典法律，棄家為道，得作沙門，不至超異。如是等類，所當興立，不得究竟，今反當為放逸行乎？今吾寧可先詣世尊諮受經義。」則自曉責，感傷己身。即以其夜，威神光光，明徹遠照，往詣世尊，稽首足下，却住一面。佛見其心真正樂道，純淑在法，為說四諦苦集盡道，即見四諦。於是世尊，如其本根，而為分別。得至果證，歡喜踊躍，受其嚴戒，稽首佛足，右三遶已，忽然不現。
於時和上，心念弟子功德性行，愁憂感結，泣涕雨淚，不能自解，等類諫喻，不能究思。於時比丘往啟世尊，世尊告曰：「呼比丘來。」問之：「比丘！何為憂惱，不能自解？」比丘白曰：「弟子終沒。」佛言：「何故愁憂不能自解？」比丘白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我彼弟子，甚大良 謹，仁賢溫雅，名德難量，未有究竟，而中夭沒，以故憂悒，不能自寬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勿復愁憂。所以者何？卿之弟子，已至究竟，得生天上。今日夜半，至於佛所，威神巍巍，光明遠照，稽首足下，却住

一面。吾為天子，講說經法，具足廣普分別聖諦。於是天子，即於座上，成至聖法。」佛為比丘，說此本末。即時歡喜，除其愁憂，不復涕泣。

於時世尊，教彼比丘，除憂惱患。時諸比丘，各心念言：「得未曾有，大聖世尊，以無上藥，療此比丘憂惱之患。於彼弟子，疾病命過，愁憂懊惱，無能解者；見佛世尊，眾患皆除，真為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於億千劫，歌頌佛德，不可窮盡。」

佛時遙聞諸比丘眾共議此事，佛即往詣告諸比丘：「向者共會為何所論？」比丘白佛：「唯然。世尊！向者共會歎佛功德，聖尊無量，度諸未度，濟諸未脫，滅諸未滅，療治一切婬怒癡患，為無上醫，常以法藥，療諸心病。向者蠲除比丘憂患，以是踊躍不能自勝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汝所云。今此比丘，見弟子終，愁憂感結，不能自解，獨佛世尊。前世宿命，亦復如是。乃去往古久遠世時，有異閑居，一象生子，墮地未久，其母終亡。去彼不遠，仙人所處，有上威神功德具足，志懷大哀。遙見象子，其母命終，纔能舉足，東西遊佯，不能自活。即時扶將詣所止頓，飲之以水，採果飼之。彼時象子，仁和賢善，功德殊妙，樂于義理，冀得安隱，無有憂患除諸眾惱。於時仙人，臥起同處，身形轉長，衣毛鮮澤，則以水漿，供養仙人。其好果蓏，然後自食，往反慇懃，奉侍不懈。彼時仙人，愍哀象子，觀其德行，愛之如子，視之無厭，敬之無極。

「時天帝釋則時發念：『今此仙人志在象子，猗念無厭，今我寧可別令愁慼。』時天帝釋，示現試之，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離。仙人見之，象子死亡，憂愁叵言，涕泣橫流，不能自解。餘仙人聞，來諫曉之不能除憂，不復食飲。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，即為仙人而說偈曰：

「『仁者以棄家，　至此無眷屬，
諸仙人之法，　憂死非善哉！
假使悲涕泣，　能令死者生，
皆當聚憒泣；　假啼哭不活，
已習共頓止。　而與象子俱，
則有愍恩情，　不得不愁憂。
死人哭於死，　其有啼哭者，
明智不懷憂，　仙人慧何啼？』

「時天帝釋，令其仙人懷憂惱已，即令象子使活如故。於時仙人見象子活，尋大踊躍，不能自勝不復愁憂。時天帝釋，即尋為仙人，

而說頌曰：

「『以拔卿憂惱，　心所懷愁慼，
於今仁無患，　而除子憂慼。
令人離愁惱，　及一切親屬，
如卿今日歡，　見象子起故。』

「時天帝釋以偈頌曰：

「『吾愍傷卿故，　欲除諸憂慼，
故興此因緣，　增益於塵勞。
明者曉了斯，　恩愛生苦患，
則察其內外，　無得興變化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仙人者，則今此和上是；時象子者，死弟子是也；天帝釋者，則我身也。爾時相遇，今亦如此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生經卷第三

生經卷第四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佛說水牛經第三十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，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，遊行食草而飲泉水。時水牛王與眾眷屬有所至湊，獨在其前，顏貌姝好威神巍巍，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。有一獼猴，住在道邊，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，心生忿怒，興于嫉妬，便即揚塵瓦石，以坌擲之，輕慢毀辱。水牛默然，受之不報。過至未久，更有一部水牛之王，尋從後而來。獼猴見之，亦復罵詈，揚塵瓦石打擲。後一部眾，見前牛王默然不報，效之忍辱，其心和悅，安詳雅步，受其毀辱，不以為恨。是等眷屬過去未久，又有一水牛犢，尋從後來，隨逐群牛。於是獼猴，逐之罵詈，毀辱輕易。是水牛犢，懷恨不喜，見前等類忍辱不恨，亦復學效，忍辱和柔。去道不遠，大叢樹間，時有樹神，遊居其中，見諸水牛，雖被毀辱，忍而不瞋，問水牛王：『卿等何故？覩此獼猴，猥見罵詈，揚塵瓦石，而反忍辱，默聲不應。此義何趣？有何等意？』又復以偈，而問之曰：

「『卿等何以故？　忍放逸獼猴，
過度於兇惡，　等觀諸苦樂。
後來亦仁和，　坐起而安詳，
皆能受忍辱，　彼等尋過去。
諸角默撾杖，　建立眾墮落，
又示恐懼義，　默無加報者。』

「水牛報曰，以說偈言：

「『以輕毀辱我，　必當加他人，
彼當加報之，　爾乃得抵患。』

「諸水牛過去未久，有諸梵志大眾群輩仙人之等，順道而來。時彼獼猴，亦復罵詈，毀辱輕易，揚塵瓦石，以坌擲之。諸梵志等，即時捕捉，以脚蹋殺之，則便命過。於是樹神即復頌曰：

「『罪惡不腐朽，　殃熟乃遭患，
罪惡已滿足，　諸殃不爛壞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水牛王者，即我身是。為菩薩時墮罪為水牛，為牛中王，常行忍辱，修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護，自致得佛。其餘水牛諸眷屬者，諸比丘是也。水牛之犢，及諸梵志仙人者，則清信士居家學者。其獼猴眾，則得害尼犍師。本末如是，具足究竟，各獲所行。善惡不朽，如影隨形、響之應聲。」

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昔有兔王，遊在山中，與群輩俱，飢食果蓏，渴飲泉水，行四等心，慈悲喜護。教諸眷屬，悉令仁和，勿為眾惡，畢脫此身，得為人形，可受道教。時諸眷屬，歡喜從教，不敢違命。有一仙人，處在林樹，食噉果蓏，而飲山水，獨處修道，未曾遊逸，建四梵行慈悲喜護，誦經念道，音聲通利，其音和雅，聞莫不欣。於時兔王，往附近之，聽其所誦經，意中欣踊，不以為厭，與諸眷屬，共齎果蓏，供養道人，如是積日經月歷年。時冬寒至，仙人欲還到於人間，兔王見之，著衣取鉢，及鹿皮囊，并諸衣服，愁憂不樂，心懷戀恨，不欲令捨。來對之，淚出問：『何所趣？在此日日相見，以為娛樂，飢渴忘食，如依父母，願一留意，假止莫發。』仙人報曰：『吾有四大，當慎將護。今冬寒至，果蓏已盡，山水氷凍，又無巖窟可以居止，適欲捨去依處人間，分衛求食。頓止精舍，過冬寒已，當復相就，勿以悒悒。』兔王答曰：『吾等眷屬，當行求果，遠近募索，當相給足。願一屈意，愍傷見濟，假使捨去，憂慼之戀，或不自全。設使今日，無有供具，便以我身，供上道人。』道人見之，感惟哀念，恕之至心，當奈之何？仙人事火，前有生炭。兔王心念：『道人可我，是以默然。』便自舉身，投於火中，火大熾盛。適墮火中，道人欲救，尋已命過。命過之後，生兜術天，於菩薩身，功德特尊，威神巍巍。仙人見之，為道德故，不惜身命，愍傷憐之，亦自剋責，絕穀不食。尋時遷神，處兜率天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兔王者，則我身是；諸眷屬者，今諸比丘是；其仙人者，定光佛是。吾為菩薩，勤苦如是，精進不懈，以經道故，不惜軀命，積功累德無央數劫，乃得佛道。汝等精勤無得放

逸、無得懈怠，斷除六情如救頭燃，心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

昔者有人，作性仁賢，修奉經戒，精進守德，每生自剋，行無過惡，一身遵行為天下則。行來四輩，息意休穢，行正不迷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進，一心智慧，無所悕望，以法自衛。行來同學，無有異計，若有法會，輒往聽經，不以厭倦。念佛功德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、世尊，流布弘恩，歎法之義，唯志無為。法本柔潤，法香普熏，十方悉聞，去惡就善，居家為穢，出家無弊。志常思法，以法為務，勤誦經法，猶服甘露——法為道藥多所療治，法為橋梁通諸往返，法為舟船度諸未度，法為日月晝夜照明，去諸窈冥陰蓋消除，覩於無形。又信聖眾，眾中學者，猶如眾流遊於大海。聖眾之中或得道跡；或得往來；或獲不還；或成無著緣覺果證；或行菩薩，至不退轉、一生補處，無上正真亦由是生，此則無極。至深道海，菩薩所奉，周旋往來，度脫一切，靡不興載，道慧高妙，無所罣礙。其人每行，出入四輩，常宣三寶，身自歸命。并化一切，常尊三事：一曰，興立功德修治佛寺；二曰，誦經念道宣布典教；三曰，一心定意而無放逸。奉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護，行空、無想、無願之法，解了善權，隨時化人，使發道意。
其人年長，命欲終時，四輩眾學及諸親里、五種諸家，咸往問訊：「將無恐怖，安心勿懼！」其人即以偈答眾人：

「吾棄捐眾惡，　奉行諸功德，
今身以是故，　無一恐畏心。
猶如有橋梁，　柱強上下堅，
如人乘牢船，　欲度至彼岸。」

眾人聞之，悉共欣悅，代之踊躍。其人命盡，壽終之後，生兜術天，稽首彌勒，得不退轉。與諸菩薩，講經論法，開化不逮。

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波羅奈國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。爾時，五百幼童行步遊戲，同心等意，相結為伴，日日共行，一體無異，一日不見，猶如百日，甚相敬重。彼時一日俱行遊戲，近於江水，興沙塔廟，各自說言：「吾塔甚好，卿效吾作。」其五百童雖有善心，宿命福薄。時於山中，天大卒雨，積水流行，江水大漲，流溢出外，漂沒五百。諸戲幼童水中溺死，墮于隨流，眾人見之，莫不歎惜，各心念言：「可憐！可憐！」父母舉聲悲哀大哭，不能自勝，求索死喪，不知所在，益用悲酷。

時眾人往反，諸比丘具白佛意。佛告眾人：「各豫知之，宿命不請。呼諸父母，告之莫恐。此兒五百世，宿命應然，今雖壽終，生兜術天，皆同發心，為菩薩行。」佛放威神，顯其光明，令其父母見子所在。

佛時遙呼：「五百童來！」尋時皆來，住於虛空中，散花供佛，下稽首禮：「自歸命佛，蒙世尊恩，雖身喪亡，得生天上見彌勒佛，唯加慈澤，化諸不逮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卿等快計，知道至真，興立塔寺，因是生天，既得生天，見於彌勒，諮受法誨。」佛為說法，咸然歡喜，立不退轉。各白父母：「勿復愁憂，人各有命，不可稽留，努力精進，以法自修。人在三界，猶如繫囚，得道度世，乃得自由，歸命三寶，脫于三流，發菩薩心，乃得長久，遊四使水，度脫四瀆。」父母聞之，悉從其教，皆發道意。時諸天子，稽首足下，遶佛三匝，作禮而退，忽然不現，還兜率天。
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

昔者一國，有大叢樹，樹木參天，無折傷者。中有樹神，明達義理，出入行節，與眾不同。四方來趣，經歷樹木，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，採果薪草，不以為恨，蔭涼泉水，服者大安。時有一鳥，他方口含弊惡毒草，飛過此樹，因投其上，適墮上枝，毒侵其樹，尋枯過半。時叢樹神，心自念言：「此毒最凶，適墮樹上，須臾之間，令半樹枯，日未至中，未盡冥頃，如是悉枯，未滿十日，恐皆毀死。此叢樹木，當奈之何去斯毒害？」

時虛空中，有天神曰：「如是不久，有明人來，歷遊道路，過斯叢樹。卿取樹間所藏金，雇掘此毒樹，盡其根株，令無有餘，爾乃永安。設不爾者，日未冥頃，毒樹盡枯，悉及叢樹。」樹神聞之，因化人形，住於路側待之。已到即語其人：「吾有金藏，當以相賜，願掘毒樹，窮索其根。」其人聞得重金藏寶，即言唯諾，便前掘

之，盡其根原。樹神喜悅，尋與金藏，其人取去，家居致富。樹神歡然，得離毒難，眾樹長安，花果茂盛，不慮毒患，諸罪皆散。
佛言：「叢樹者，謂三界；樹神者，謂發意菩薩也；鳥從他方取毒來者，謂魔事眾想從無明致；虛空神者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也，教諸學者，不從魔法，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者，乃拔三垢眾勞之厄。掘樹盡根，謂消婬怒愚癡之冥，設不爾者，溺在三處，罪蓋自覆，無有威勢拯濟眾生生死之惱。得賜藏者，謂道法藏，菩薩大士展轉相助成，猶萬川流合于大海。樹神欣然，悉無憂患，還處樹者，以能逮得無所從生大哀法忍，因往三界，廣度一切。得寶喜樂家居富者，以得總持——六度無極、三十七品、修四等心、四恩十力、相、好、四無所畏——諸根寂定，為無限寶，道富無量。還歸家者，解歸本淨真道之際也。示現佛身，廣宣道化，開度十方，靡不蒙恩。」

佛說鼈喻經第三十五

昔者有一鼈王，遊行大海，周旋往來，以為娛樂。時出海邊水際而臥，其身廣長，邊各六十里，而在其上，積時歷日，寐息陸地，而不轉移。時有賈客，從遠方來，遙視見之，謂是可依水邊好處高陸之地。五百賈客、車馬六畜有數千頭，皆止頓上。炊作飲食，破薪燃火，飼諸牛、馬、騾驢、駱駝，行來臥起。於時鼈王，身遭火燒，欻作擾動，因即移身，馳入大海，遊走東西火害不息。賈人見之謂地為移，海水流溢，悲哀呼嗟：「今定死矣！當柰之何？」鼈身苦痛，不能復忍，因沒其身入大水中，溺殺眾人，牛馬六畜皆共併命。
菩薩時告諸弟子曰：「假喻引譬，以解其意。遠來估客，謂三界人。五百群眾，謂五陰六衰諸入之難。鼈身廣長，各六十里者，謂二六牽連十二因緣，輪轉無際，周流五趣，無一懈息。燃火炊作為食具者，謂三毒熾盛，情欲發興。鼈馳走入大海水者，謂犯十惡沒溺三惡——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之中，苦不可言。是故如來，降其聖德，無極大慧，往返生死，救濟危厄，罪所覆蓋，盲冥不解，顯示法燿，令心開闡，咸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」

佛說菩薩曾為鼈王經第三十六

昔者菩薩，曾為鼈王，生長大海，教化諸類，子民群眾，皆修仁德。王自奉正，行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護——愍於眾生，如母抱育愛于赤子，遊行海中，勸化不逮，皆欲使安，衣食充備，不令

飢寒。其海深長，邊際難限，而悉周至，靡不更歷，以化危厄，使眾罪索。於時鼈王，出海於外，在邊臥息，積有日月，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土。賈人遠來，見之高好，因止其上，破薪燃火，炊作飲食，繫其牛馬，莊物積載，車乘眾諸，皆著其上。鼈王見之，被火焚燒，焚炙其背，車馬人從，咸止其上，困不可言。欲趣入水，畏害眾賈，為墮不仁違失道意，適欲強忍，痛不可言。便設權計：「入海淺水，自漬其身，除伏火毒，不危眾賈，兩使無違。」果如意念，輒設方計。眾賈恐怖，謂海水漲：「潮水卒至，吾等定死。悲哀呼嗟！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，願以威德，唯見救濟。」鼈王見然，心益愍之，因報賈人：「慎莫恐怖，吾被火焚，故捨入水，欲令痛息，今當相安，終不相危。」眾賈聞之，自以欣慶，知有活望，俱時發聲，言南無佛！鼈興大慈，還負眾賈，移在岸邊，眾人得脫，靡不歡喜。遙拜鼈王，而歎其德，尊為橋梁，多所過度，行為大舟，載越三界，設得佛道，當復救脫生死之厄。鼈王報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當如來言，各自別去。」
佛言：「時鼈王者，我身是也；五百賈人，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。」追識宿命，為弟子說，咸令修德。

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

昔者有一家，家喜行毒——一行毒已，家中得富，宿命罪福，自令其然——一國惡之，不敢往來與共從事，畏見危害。一國遠之，行求子婦，無肯與者，各各相令：「此行毒家，世之最惡，不順義理，欲害人命。設與婚姻，行毒無處，反來危人，是故遠之。猶離劇賊，賊與人鬪，手拳相加，尚有強弱。行毒之家，默然以與人，人卒被此害，命不可救。」咸共令知，皆遠離之，無與從事。其人困極，遍求子婦，無肯與者，因行他國千餘里外求其子婦。
其人家富，既復豪貴，婦家貧俠，且復不貴。見彼家富，貪與其女，不行毒故，益入財物。尋迎婦來，在家行禮，威儀悉備，不失婦禮，出入應節。時其家中，耗損不諧，當行毒害，乃得富耳。姑嫜勅婦，令其行毒害殺某人：「吾家本業，自應其然。」婦聞愁憂白姑嫜曰：「我家行慈，初無加害，不任行毒，死死不犯。」姑嫜罵詈，不肯受教。因語毒神：「今取此婦，不行毒藥，以加害人，而不肯從。當奈之何？」毒神答曰：「吾當化之令不違教。」毒神便往，化為毒蛇，來趣其婦。其婦恐怖不知所至——或現頭上、食現其前、飲現器中、臥現床上、行步逐後，其婦恐怖，不知所到，羸瘦骨立，不能飲食。毒神勅之：「令行毒藥，乃相置耳。」窮困無計，可之從教。

于時本土比舍，有人到此國邑，見其女身羸瘦不安，以用愕然：「何故如是？」女具語意：「還到我家，宣白父母，令疾迎我，不爾載死。」人還具說，父母聞之，愁慼憒憒。父嚴車馬，疾行迎女，到其鄉土，具喻姑嫜：「女母悲泣，夙夜思女，故遣迎之，當聽相見，不久來還。」姑嫜聽去，父載女還，便語姑嫜：「卿家行毒，吾奪汝女，不復相與。設共諍者，自有官法應得爾，此是滅門之憂。不肯聽者，棄行毒事，乃相還婦。」夫婦共議：「此婦端正，世之希有，不可棄之！寧棄毒業。又官家聞，便相危害。」便止毒業，與其約誓，不敢復犯，遣棄毒神，家中遂安。
其毒神者，謂四魔。行毒求富，謂諸魔天，惡鬼神輩，日日迎婦。國中人民不肯與者，又謂其人不從魔教。迎婦者，行到他方，求以為人。便取得婦者，謂染法。教使行毒不從言者，覺知魔，不墮五陰。使人還歸語父母者，謂從般若善權之教。父執將歸，謂從本無。令其女聟止毒乃與女者，謂去三毒眾妄想，求應四等，因六度無極善權方便，一切得度三界，至於正真無極之慧。

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

昔者有人，父早命過，少小孤寡，獨與母居。未被教勅，出入不節，不拘禮教，違失先聖典籍之誨。不肯學問諮受經法，唯以愚伴迷惑之眾，以為徒類。嗜酒博戲，高抗華飾，有表無裏，放恣情欲，噓天雅步。不以孝順修德經心，當用立身，身犯眾惡，口言麤麤，心念毒害。不念所生親之遺教，唯以非法亂行為業。母甚患之，因欲教勅，示其至密威儀法節，令改心行，慎身護口，奉先聖典，修其祖父所生之則，敬受世尊無極之道。因以慈意演出妙誨，而告子曰：

「子常行柔和，　結伴從善友，
恒宣喜勸助，　長修正法化。」

子又問母曰：

「若常行柔和，　以何為爾乎？
設結善友者，　何用為增益？
假恒宣勸助，　何為修此義？
長修正法化，　何所有加施？」

母告子曰：

「若常行柔和，　眾人所愛敬。
設結善友者，　堅住無能動。
恒宣勸助者，　致獲大財富。
長修正法化，　壽終生天上。」

子白母曰：「善哉親教，其誨無上，其法無限，巍巍難量，不可稱載。吾之愚冥，其日久矣！背恩向偽，不識至真，迷於容色，惑于種姓。自謂才智，不明謂明、不達謂達，不別尊卑、親之明誨，賤善貴惡，不惟孝養慈親之德，捨厚就薄，愚伴為侶，遂使致是癡惑日甚。賴蒙親化，顯以慈仁，垂流愍澤，乳養之本，轉令興隆，通于十方。啟受頂奉，不敢遺忘，子稽首謝，修行親命，終始無違。」

子如法進，常行柔和，一國宗焉。擇善為友，無能侵焉。恒行勸助，合偶離別，和合鬪諍，大得供遺，財寶無量。稽首歸佛，奉受五戒，修行十善，諸天衛護。

國主聞之，召為大臣。王告之曰：「朕聞德行一國悅之，故以相命。國無良 臣，唯為良 輔，使土清寧，四國歸德，爾乃顯榮。」其人曰：「諾，不敢違聖。唯恐薄德不副功教，為慚愧耳！違負聖教，黎庶怨望，所以自難不敢順命！」王曰：「觀仁言行舉動進止，果能辦之，故相召耳。其人默然，立為大臣。」

王復告曰：「某許國王，本時與吾親親無二，猶如一體。有傳口者，兩頭相鬪，令身相失，年月時久，各爾廢礙，無能解者。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，當重相賜財寶重位。」其人曰：「諾」因取家財，供作美饌，又齎寶物，往詣彼國。跪拜陳謝：「素自闇塞，被蒙天潤，為王所使，遣此飲食金銀珍寶，以貢大王。前者謬誤，舉動不當，相失聖意，從來闊別，積累年載，慚愧羞恥，踧踖無顏。故遣貢遺，願恕殃豐，原其罪過。」其王聞之，心中欣然，亦返責己：「吾久有意，欲得和解，無能發者。使彼興意，先來相謝，是吾不逮之所致也！」便手執筆，作書報之：「惟別歷載，不得言面，每思舊好，何日捨懷？中間隔絕，不及所致，不見忽捐，復遣賢臣，美供瑰琦，以相謝矣！剋抱來意，終始不忘，願一同會，及散久迫。今寄珍琦，是身所有，貴致微心，言面乃敘。」

彼王得之，歡然無量，剋期會日，快共相娛。察本所失，蓋不足言，傳者過差乃至此患，以為比國，友親意厚，急緩相救，自遣大臣，名不可計，寶增益其位。

阿難白佛言：「母之至教，莫能大焉！」佛言：「至哉！」

復問佛言：「將來之世，皆承此教乎？」佛言：「有從不從。所以者何？將來之世，人民悖亂，貴惡賤善，放逸情意，臣欲害君，子殺二親，弟子危師，不念弘德乳養之恩，欲令其沒，獨見奉事，嫉妬其師，猶如怨家，罪莫大焉！所以者何？弟子後世，在前陽供，在後欲攻，心不與同。師出天下，宣傳道化，度脫一切；反憎惡之，罪中之罪，不可為喻。後世德人，時時有耳。天下樹多，香樹希有，香草勘生，少少山地，出金寶耳；好人行德，亦復如是！惡人行時，伴黨相隨，識真者少。彌勒佛時，德人乃多，貴善賤惡，無有偏黨，道德盈盈，不可稱量。修德無上，不為罪殃，孝親敬君，奉承師長，歸命三寶，三乘興隆，三毒消索，所度無量，皆使得道。」
阿難聞之，悲喜交集：「將來末世乃有此患，不如山野愚民癡人，勝此輩者，能知去就進退之宜。」稽首而退。

佛說負為牛者經第三十九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及眾菩薩。時佛明旦著衣，手執應器，入城分衛。時遠方民，將一大牛，肥盛有力，賣與此城中人。城中人買以出之，欲以殺之，在城門中，與佛相遇。其主見牛，既大多勢，畏犇突故，請十餘人，將牛共行。牛遙覩佛，心中悲喜，絕靮馳逸，數十人救，救不能制，走趣如來。如來則知憶本宿命。阿難見之，前欲搏耳，逐之一面，恐觸如來；一切眾人，亦懷恐懼，畏來傷佛。
佛告阿難：「聽之來，勿得呵之！」牛徑前往趣佛，屈前兩脚，而鳴佛足，淚出交橫，口自演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加以大哀，救濟危厄，令脫此難，今是其時。大聖難遭，億世時有所以出者，為眾生故。唯垂弘慈，一見濟拔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甚可愍哀，意之迷人，乃值斯患。」
阿難、從天龍鬼神人民，莫不愕然，甚怪所以？畜生之類，自歸天尊。阿難長跪，前問聖尊：「此牛見佛，何故自歸？本末云何？」佛言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有轉輪王，王四天下，千子七寶，治以正法，不枉萬民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寧，五穀豐盈。又有四德：視民如子，民奉猶父；沙門梵志，長者人民，莫不啟親；身未曾病，永得安寧；四域宣德，徹于十方。時轉輪王，遊觀四方，還欲歸宮。時見古世一親親人，而為債主所見拘繫，縛在著樹而不得去。時轉輪王七寶侍從，停住不進，怪之所以？『遙見故舊為人所拘，負五十兩金，令不得去。』聖王報之：『解之令去，當倍卿百

兩金。』其人白曰：『吾復轉負某百兩金，當以償之，不能捨置。』聖王即勅諸臣下：『到宮與其百兩金。』臣下言：『諾！』即解債主得還歸家。其人數數，詣王宮門，求金不得。債主求之，避不知處。遂在生死，周旋往來，無數之劫，不償所負，至于今世，墮此牛中，所債所賣，數千兩金，故來歸佛，宿緣所牽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時轉輪王，則我身是；其債主者，此牛是。佛為聖王，保之為償，竟不與之，故來歸佛，求索債救。」
佛告牛主：「佛為卿行分衛倍償。」牛主不肯，還欲得牛。佛復重告：「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。」故不肯矣！時釋梵天俱來下，叉手白佛：「佛勿分衛！所欲得金，萬千億兩，吾等致之。」布兩牛皮，釋梵四王，積累金寶，滿兩牛皮，爾乃各罷。
將牛到祇洹中，入其中門，觀察佛身及聖眾形，諸菩薩德，巍巍無量，光光堂堂，猶星中月，威神照遠，不可稱計。因時思惟，念佛法眾，七日命盡，忽生天上，尋憶自識宿命世尊功德，來還人間，散華供佛，報其恩德，稽首佛足。佛為說經，即發無上正真道意，輒得立在不退轉地從無生忍，乃還天上。

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，千二百五十菩薩，無央數人。于時眾人無央數千，皆來集會在於佛所，悉下鬚髮行作沙門，各自與五百群從，修治道德，精進不懈，成得神通，生死根斷，普獲道證，周旋十方，濟度眾生。阿難白佛：「此等眾學，宿有何行、本修何德，乃致此譽，神通之慧，然為第一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經歷劫數九十有一，維衛佛時。有一國王，名曰旃頭，城號旃頭摩提。爾時有一梵志，名光華，博學眾經，廣宣法典，無義不達；有五百眾，侍從啟受。數數往詣維衛如來，聽受經典，誘化群黎，開發愚冥，勸示正真，行作沙門修德為業。時彼國中五百營從，將五百人大臣群僚，亦作沙門。有大長者，化諸群眾，皆復捨家，行作沙門，奉行精進，不犯禁戒。命終之後，得生天上。天上壽盡，來生人間。如是上下，終而復始，九十一劫，於此佛世，皆作沙門，悉會佛所，為佛作禮，退坐一面。」
諸天、龍神、乾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，人與非人靡不來到，會於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遷住一面。佛時便笑。阿難問佛：「何因緣笑？至真世尊，終不虛欣，唯說其意。」佛告阿難：「見此眾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？」答曰：「已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維衛佛時，有一大國，名旃頭摩提，王名旃頭，皆奉大法，歸命三寶。時有梵志，名光華，總攝三達，博綜眾經，無義不達，見維衛佛化於十方，天上天下，靡不啟親，誘五百眾，往詣佛所而作沙門，咸受經戒。時其國王，棄國捐王，與五百眾，亦作沙門。有大長者，亦化群從五百之眾，行作沙門，普受道化，進獲神通，奉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護——九十一劫不歸惡趣，生天上人間，今得人身，悉來會此，亦普出家，行作沙門，啟受經戒，皆得道證。欲知爾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？勿作斯觀，則吾身是。國王人民，及大長者之眾，皆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，彼種此獲，功不唐捐，皆自得之。」
佛說是時，無央數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應時立不退轉地，一生補處亦不可計，得成羅漢亦復如是。
佛說是時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。爾時有一居士——厭世苦患，萬物非常，身之所有財物如幻，寄居天地，猶如過客無一可貪；唯道真正，永可常存——因便出家，行作沙門，精進不懈，志本不達，則便入山。山中修行，夙夜不廢，不惜身命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進，一心智慧，守志不動，不得道證，心欲變悔，還作白衣：「學道積年，勤務不休，然心冥冥，不知所趣。本在人間，數蒙說議，口舌流盈，今在山中，復無所獲，進退無宜，不知所湊，不如脫衣還就吾業。」猶豫未定。
時山神樹神覩之，惜其功夫，方欲成就，反欲還家，志在瑕穢，代之恨恨，不可為喻。因則化作比丘尼身，奠化亂意欲發道心，堅固其志。其比丘尼，身著珠寶，面色光榮，非世所有，復現女人，顏貌端正，色像第一，姿曜煒煒，眾類無逮。俱相謂言：「卿比丘尼，何故身著寶瓔珞？脣口妙好，猶如赤真珠。」比丘尼曰：「寶如幻化，脣如彩畫，端正喻膏，有何可貪？如卿今身，色雖端正猶如春華，身若果落不久著樹，四大合散，無有正主。唯心為本，在三界中，獨來獨去無一隨者，禍福追身如影隨形。三處皆空，無一可賴，為罪所覆，五陰六蓋，心閉意塞，不解三昧。」
比丘聞之心即覺了，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，貪身自害，剖判本空，猶如寄居，觀十方人，無有親疎，則心了意解，諸漏得盡，生死已斷，悉無起分，出入自由，不著垢塵，爾乃達知，山樹有故，化如除浮雲。樹神跪拜，自陳：「辛苦周旋三界，五陰所覆，

十二牽連，忽始相因，唯見愍哀救濟此覆。」即為說經，使心開解，奉受五戒，修行十善，塞惡三塗，道心稍前，遂至無極，入佛正真。
於時世尊，告諸比丘：「解其本末，執心當堅，無得後悔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

昔有長者，畜一好馬，初得之時，志操犇突，不可御調。適欲被騎，舉前兩脚，跳上遊逸，四出橫走，不從徑路，入於溝渠，突樹牆壁。其主長者，甚懷瞋恨，還歸在家，鞭撾酷毒，不與水草，獨令窮困。飢餓心惱，而自剋責，心中無計，不知何施？空中聲出，則告之曰：「順從其主，時無患難。」時馬心解，明日長者，故乘騎試，以著鞍勒，馬即受之，不復跳踉。騎上鞍住，亦不為態，牽東西南北，行從而不違，與穀飲之，隨時消息令飽滿肥盛氣力。後騎將行，轉遂調柔，日日成就。
後生二子，至數歲，長者乘之。後不順從，跳踉橫走斷絕韁靽，捶杖加之不以改行，還歸餓之。乃思己殃，食以臭草，飲以濁泉，自作己受，何所復怨？夜行見母，長跪問言：「今者大家，獨見憎毒，不得水草，撾鞭甚酷。母獨高處，不念親慼，行來欣欣，一身喜樂，高望遠視，猶若鴻鵠，不憂子孫獨遇此酷。」其母答曰：「是卿身過，何所怨責？長者授勒被鞍，即便受騎，汝隨順東西從之，便見愛耳！斯事極易而卿反之，故獲此殃！」子聞母教，明日即從。長者試之，安然順之，騎之授身，令行即行，令住尋住。長者大喜，馬即調良 ，飲食隨時，與母無異。
假以為喻，長者謂佛，馬喻學人，不受佛教，放心恣意，不從道化，故為說法，令知去就。跳踉走行，不可制者，加以捶杖，為演五戒十善，生天人中，罪者示以地獄、餓鬼畜生，勤苦之難，三界之患，往來輪轉，無一可安。設不犯惡，五戒十善，乃開化之，四等六度，神通之行，在於十方諸佛共會，三毒消除，去諸陰蓋。其子從母，長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，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。故五戒十善因，為天人說，空無相願，六度無極，四等四恩，不在生死，不住滅度，乃入正真，勇果之徒，處神通乘，周旋三界，度脫一切。

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

昔者舍衛之城，城名拘薩。國中有諸蕩逸婬亂之眾，專為凶惡，不隨徑路，一國患之，以為酷苦，伴黨相追，共為惡逆，官家求取，馳走叵得。於時國中諸比丘尼，俱共遊行，樹下精專，思惟正道，不捨心懷。眾比丘尼，智慧第一，名曰差摩；神足第一，名蓮華鮮，各各有德行，威神巍巍。時天小熱，俱行欲洗，詣流水側，凶眾遙見，即生惡心婬意隆崇，欲以犯之。候比丘尼，適脫衣被，入水洗浴，尋前掣衣，持著遠處，欲牽犯之。
時比丘尼，見發逆意，意中愴然，愍之為愚，因脫兩眼，著其掌中，以示諸逆。「卿所愛我，唯愛面色，今我以盲，何所可好？」復示腸胃身體五藏手脚各異，棄在一面，謂凶眾言：「好為所在？」逆凶見此忽然恐怖，知世無常，三界如寄，其身化成，骨血不淨，無可貪者。尋還衣被，稽首悔過：「所作無狀，反逆無義，願捨其殃。」長跪叉手，各受五戒。將至佛所，稽首于地，自責其罪：「盲冥無知，迷來日久，作惡不罷，不覺世世當受禍危，今蒙大聖垂恩救濟，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，去罪罪輕，稍近無為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惡趣已離，轉當成就，如樹花枝，果實以茂，行亦從斯。」諸人欣然，求作沙門。佛即聽之：「正心為本。」尋時出家，守護諸根，眾殃永除，五蓋不存，三毒消滅，為佛子孫，以斷生死，自然神通，爾乃識別佛之大恩。

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

昔有一人，幼少孤苦，獨一身居。種作廣田，益有犁牛，得收五穀，乳酪醍醐，眾果菜茹不可限量，供給遠近諸食之者，往來每與窮困，名德流布普通十方。時說眾喻解悟其意，當得伴黨獨不可諧，眾人咸來皆共居止，在其人邊居家遂多，更立城邑。取婦生子，子大眾多，父轉年大，教告諸子：「當可施行，護身口意，布恩施德。」子各違錯，不從其教言。「父今已老，何不寂然？妄有所教，誰當受之？」父得子惱，心自念言：「吾本一身，所豐廣施遠近，下及不逮，今得諸子，亂我身心，不從其教，不如無子。」佛言：「人本立神，一身清明，能有所益。奉於正行，強有所觀，不解本無，自見有身，因生五陰六衰之惑，反為所迷，不至正真；後解三界一切皆空，五陰悉除，三毒自滅，乃至無上正真之道。」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生經卷第四

生經卷第五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爾時世尊，晨旦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分衛，次第求食，即時轉行到梵志舍。時彼梵志，遙見世尊——威神巍巍，諸根寂定，其心湛靜，降伏諸根，無復衰入，如日之昇出于山崗、如月盛滿眾星獨明、如帝釋宮處於忉利、如梵天王在諸梵中、如高山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遠、如樹華茂其心憺泊、如水之清，三十二相莊嚴其身，八十種好遍布其體，威神光光不可稱限，覩之如日——即從座起，與眷屬俱，前行奉迎，稽首佛足，請坐別床。佛便就坐。時梵志、梵志婦，心懷踊躍，若干種食，香潔之饌，手自斟酌，供養無極。飯食畢訖，舉鉢洗手，更取卑榻，聽佛說經。
於時世尊，即為梵志及妻子僕從下使，講說經道，開解其心，分別其義，諸佛之法，隨其本源而演分別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進，一心智慧，應病與藥，尋而心解，苦習盡道。於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，即於座上，逮四聖諦，取要言之，則得天眼，歸佛法眾，奉受五戒。於是梵志，即從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世尊曰：「大聖弘恩得現利義，今日所獲，度於眾患，皆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之所救濟，猶如大雲周於虛空，普雨天下，多所潤澤。世尊如是，常以大哀無極之慈，廣說大法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？」比丘對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已見已聞。」
佛言：「今此梵志與諸眷屬，皆獲大利，如是具足；吾於異世，令此梵志得獲廣普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波羅奈城，有一尊者，名曰所守，是梵志種也，黠慧聰明，識解義理，卒對之辭，口言柔美，為王所敬，常可王心。其國多有葡萄酒漿飲食之具，王及人民，飲食快樂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，多所娛樂，令王欣愕。王大歡喜，多所賜遺：『恣其所欲？』梵志白王：『我當歸家，自問其婦，欲何志求？』王即可之。梵志便還，到家問婦：『我興異術，令王歡喜，許我所願。汝何所求？以誠告我，為卿致來。』婦問梵志：『君何所願？』其夫答曰：『我願一縣。』其婦答曰：『用縣邑求，我願得百種瓔珞莊飾、臂釧步瑤之屬、種種衣服、奴婢乳酪、醍醐飲食。』於時梵志，復問其子：『汝何所求？』其子答曰：

『我之所願，不用步行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。』於時梵志，復問其女：『欲何志願？』其女對曰：『我所求者，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服，千女中央而獨姝好，用餘異願乎！』於時梵志又問奴婢：『欲何志求？』奴言：『欲得車牛覆田耕具。』婢曰：『欲得碓磨，舂粟磑麵以安，四大人不得食，則不悅喜，無以自安。』於時梵志，還詣王所，具足為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。復以偈重歌曰：

「『大王願聽之！　所願各各異，
我家心不同，　婦索百瓔珞，
男求車馬乘，　女願珠寶飾，
吾前畜奴婢，　求田及磑磨。』

「於時王以偈答曰：

「『隨汝之所欲，　則與不違心，
應時使梵志，　皆得歡喜悅。
其王皆以賜，　各各如志願，
如意得具足，　歡喜無一恨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國王者，則吾身是；爾時梵志，則今梵志身是；其妻者，今梵志妻是；子則子；女則女；奴則奴；婢則婢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諸比丘，心自興念：「承佛威神，諸天感之，得未曾有。於是世尊，常以慈愍，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。佛以大哀弘意待之。」或復比丘，而說此言：「往者世尊，豈不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諂害，而令捨家除其頭髮？」或有比丘各各議言：「佛已預知調達凶惡心懷危諂。」或有議言：「誰令調達除頭鬚髮，而作沙門？」
佛遙聞之諸比丘眾共議此事，便到其所，告諸比丘：「調達凶惡，不可稱量，舉要言之，言不可竟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其比丘調達者，常以害心向於如來，未曾和悅，吾以慈心而降伏之。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，從爾以來，佛久知之，調達凶惡，心懷危

諂，吾以慈心而降伏之。續知如此，故為沙門，欲令建立攝取善德，以是為本，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。調達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懷害心，吾常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之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不可勝計。波羅奈城有國王，號曰大猶，以法治國，不枉萬民。王有大臣，名密善財，智慧聰明，無所不通，名德超異，與世不同。其性吉祥，殊妙和雅，安隱無患，常懷慈心，多所愍哀，志懷柔潤。其王無愍，釋子哀心，志不懷慈，常伺人過，欲得其便，心懷凶惡，無一善快。於時彼王，與密善財大臣俱，大猶王告大臣：『人何所食，說何所言，多所獲安，不致危害，而得長益？』應時以偈，而歌頌曰：

「『食言少獲多，　不忍得長大，
忍辱致損過，　密善財云何？』

「密善財大臣，以偈報王曰：

「『大王是瞋種，　恚恨心所為，
無害無瞋怒，　則正本所行。』

「王復以偈問曰：

「『以何得安寐，　何行無憂患，
以何至一法，　密行致善財？
賢聖何所歎，　至滅能不憂，
誰能保此事，　除愁令無患？』

「大臣以偈答曰：

「『棄瞋得安寐，　除恚無憂患，
怒者毒之本，　大王當知此！
聖賢知所歎，　緣此無憂患，
以此義答王，　嗟歎忍辱行，
毀呰于瞋恨，　以此義答之。
分別令降伏，　不雅得其便，
凶惡不能加，　立之平等德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眾：「欲知爾時國王大猶，則調達是；大臣密善財者，則我身是。以得佛道，具演本末。」
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拘薩羅國烏王經第四十七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，明旦著衣持鉢，入城分衛。國王波斯匿，有四大臣，拜為四將，合四部兵，欲伐他方小國。於時四臣，遙見世尊與眾僧俱，即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。世尊問之：「諸仁者等，欲何所湊？」諸臣對曰：「王波斯匿，遣臣等行，舉四部兵，欲詣他國攻伐小國。唯然，世尊！我等之身，為此國王，多所興立，及餘眾勞，常畏危命，今當遠行，行當戰鬪，有所攻伐，如是發行。」世尊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賢難及，所作難及，是為報恩，而有反復，設行少有所作不失。汝等之身，受王俸祿，所作當然，此事佳善，為慎儀像，則成正士，報大神恩，則有反復。諸賢聽之！不但今世，為此國王，有所興立，成就功效，所作難及。昔者過去久遠世時，沙竭之國，大有諸烏眾，而來集會，止頓其國。彼有烏王，名曰苷蔗，主八萬烏，在中獨尊。烏王有婦，名曰舊梨尼，於時懷軀，有阻惡食，心念如是：『欲得鹿王肉食。』至誠白王欲得此食：『於今我身小發此念，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，不爾者死。』沙竭國王，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，獵者亦募而行求之，捕之將來。於時烏王，聞其音聲，合會烏眾：『汝等當行沙竭國王，有大善鹿王形貌，名須具夜，欲得其肉。』彼時四烏應募：『吾等堪任取善柔肉，用國王故，不惜身命，當辦此事，無令餘烏逐我後行。』
「於時四烏，數數往至大眾會所，各自議言：『以何方便，而得取之？』彼時其人國王使者，往告太子：『說烏數來，則遣守護，所遊至處，不得如願。』然後復遣大烏之眾，求須具之肉，今現在此，便遊隨彼，即時取肉，舉之而去。時國王子，見大烏眾，恐懼馳走，還白國王，具說本末。國王問之：『烏所從來？乃至於此。』太子白曰：『我見四烏，色像若斯，數數來至於彼鹿苑，吾亦數往，然後四烏來到。』時沙竭王，即勅外人令捕。烏師致鷹將來，四烏見之，畏在危命，故往取來，即時受教輒遣。烏師應往，以若干變，觀其所趣，造立方便，張羅捕烏，輒以獲之。生上國王。
「於時沙竭國王，問其四烏，而呵罵之：『汝等何故數來至此，犯吾境界？』四烏答曰：『唯然，大王！非我所樂，不願至此。又有王，名曰安住，與八萬烏俱，以為眷屬，為之尊師。其婦舊梨尼，

懷妊受胎，發此阻極而以惡食，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。彼王遣來，受其君教，不惜身命，自投沈沒，而奉謹教，非吾所願。』時國王聞得未曾有，愕然怪之：『彼自食心，莫作此食，自受王教，作此方計，不惜身命，為其君王，投棄軀命，今之所為，誠非所及，於世希有。欲求俗人，有此反覆，受君父教，尚不可得，況鳥獸乎？奉宣其命，難及難及，實未曾有。』於是諸烏，為王說偈言：

「『唯願大國王，　我止沙竭國，
我等王安住，　與八萬眾俱。
婦名舊梨尼，　欲思善柔肉，
是大王鹿苑，　具足為王食。◎
我等國王使，　奉命來至此，
受君之教命，　不敢自至此。』

「◎於是國王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事難得，為未曾有。』於時國王告諸烏曰：『赦汝罪過，在汝所湊，常得解脫，勿有拘制。』」
佛告諸臣：「欲知爾時四烏身不？今汝等四臣則是；安住國王，今波斯匿王是也；今者國王諸兵臣吏，卿等所將八萬烏是。爾時得脫，不見危害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四臣兵吏及比丘僧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俱。爾時梵志，迷惑異道術，不信佛法，欲亂佛教。行於城中，遙見佛來，惡不欲覩，竊入他舍，得無世尊瞿曇見我。於時大聖愍傷憐之，尋到其所住於目前，欲得避去永不能得，又欲馳走不能自致。來詣佛所，彼時世尊，為說經法，尋時歡喜，善心生焉，輒歸命佛及法眾僧，奉受戒禁，遶佛三匝，稽首而退。還歸其家，即取應器，盛滿中蜜，兩手擎之，來詣佛所，而欲奉上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取是鉢蜜，而布與眾僧。」時一鉢蜜，佛及眾僧，皆得滿足，鉢滿如故，即復授佛。
佛告梵志：「汝取是蜜，投著大水無量之流。」梵志又問：「何故？」佛言：「具足水中蟲蠢黿鼉魚鼈，悉蒙其味。」梵志受教，即投水中，還至佛所，或驚或疑，踊躍悲喜。於時世尊，尋以欣笑，五色光從口出，上至梵天，普照五道，靡不周遍，還遶身三匝。授菩薩決光從頂入，授緣覺決光從口入，授聲聞決光從臂肘

入，說上天福光從齊入，說受人身光從膝入，說地獄餓鬼畜生光從足入。於時阿難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笑會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梵志，以蜜奉佛，布比丘僧，餘蜜投水。」對曰：「唯然。」「今此梵志，然後來世歷二十劫，不墮惡趣，過二十劫，當得緣覺，名曰蜜具。」諸比丘對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等悉見於此梵志，以一鉢蜜，多所饒益，而得緣覺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於是梵志，非但今世，以一鉢蜜，多所饒益；前世宿命，亦復如是。乃往過世不可稱計，有一婆羅門，往入閑居寂寞之處，見有神仙，多所博愛。或有人說：『今此仙人，往古難及，當往啟受。』有人報言：『用為見此養身滿腹之種。』爾時有一仙人，得五神通，見心所念，即於樹下閑居之處，踊在空中，住其人前。其人見之，歡喜踊躍，善心生矣，即還其家，盛滿鉢蜜，而奉授之。時仙人受，飛在虛空。緣是施德，後作國王，名曰蜜具，以政法治國，治國積年，壽終之後，得生天上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五通仙人，則我身是；爾時梵志，今梵志是。爾時施蜜受天人福，緣是今世亦復施佛，後致緣覺。」
於是賢者阿難，以偈讚佛：

「世尊多哀憐，　自然至誠度，
為諸天人世，　懷眾獄繫著。
故為諸天世間尊，　於法自在雨法教，
以歡悅心多所勸，　出家上天無數千。
勝今無利皆得利，　其有悅心歸命佛，
恭肅慇懃造少薩，　臨命壽終見趣安。」

爾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審如所云。復次，阿難！造若干行，乃成所立。佛救一切，如母念子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(丹本此經為第五十)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俱。爾時有一比丘尼子，捨家為道，喜詣家家，與諸白衣雜錯麤獷，行不純一。母數訶之：「勿得爾也！行有節限，若有法會，講經說義，乃可行耳！無得效進為俗間事。」父亦呵之。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，在於人間，家居造亂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，遇諸兇人共撾捶之，加得手

拳，今欲投水中，久乃置耳，叫呼得脫捨去。諸比丘聞而往救之，得還歸家。諸比丘眾，而往白佛，說其本末。
佛告比丘：「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，迷惑其行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有諸烏巢，賓近家居，人數喜探，欲捕取之。烏妻謂烏：『無得近人家作巢，莫信於人，得無取卿加之苦毒。』其烏聞之，雖欲捨去，心懷戀戀，不能避去——眾人數數，共觸嬈之，故不捨去。眾人捕得，盡撅其毛羽，荊棘繫頸。天時霖雨，泥溺叵行，又不能飛，徐徐自曳，歸到其巢。妻時以偈，歌頌問曰：

「『誰皆撅毛羽，　今天復陰雨，
被荊棘為鎧，　而立戶何謂？』

「烏以偈答婦曰：

「『我身吉祥有所緣，　於今天時大霖雨，
汝促開戶無惱我，　且持食來活我命。』

「其婦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如所念如所造，　卿所讒嘶多所貪，
今遭凶危如得華，　後方當更獲其實。
我之所頌亦可受，　具足成酪致醍醐，
值此勤苦眾惱已，　當詣屏猥處閑居。』

「去彼不遠，有一神仙梵志道人，遙聞其聲而歌頌曰：

「『不覩惡罪果，　緣是遭苦患，
以故莫作罪，　將無受大惱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烏妻不乎？今此比丘尼是也；其烏夫，出家子為沙門被打撅者是也；爾時仙人，則吾是也。昔日相遇，今世相值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驢駝經第五十(丹本此經為第四十九)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。爾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，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籌。諸比丘聞，不與猗籌：「今觀於子，行不具足舉動不祥，將無於此造損耗業。」爾時新學不得猗籌，復詣餘處，求索猗籌。彼諸比丘，不問本末，速授猗籌。前比丘聞，即往問言：「卿何以故，不問本末便與猗籌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吾授猗籌，有固不妄，當奉事我，供養以時。」

有新比丘安詳雅步，舉動不暴，入出進退，不失儀法，類如佳人，不似凶惡。主比丘獨在不出，新學比丘復取衣鉢，取主比丘撾捶榜笞，就地縛束猶繫其口，將無所喚。人聞其聲，即於其夜，馳迸行走。天欲向曉，諸比丘眾，適聞其聲，皆來趣之，解其繫縛，則問其意。時彼比丘，本末為說，語比丘：「當共分布行求索之，使我還得衣鉢。」諸比丘答曰：「吾等語卿，莫得妄信，勿與猗籌，將無見枉，自在放恣，不用吾語，所可作者，今可自省。」時諸比丘，具啟世尊。

佛言：「諸比丘！此比丘者，不但今世，為是凶人，所見侵枉，不知本末，而妄信也，所在相遇，輒為所侵。乃往過去，有梵志，名草驢駝，載瓦器，有持門戶，行於道路。遙見一奴，住於道傍，遙覩梵志，稍來近之，心欲劫奪。與之相見，梵志信之：『此人見我，來奉事我，有所施與，來親附我。』彼時梵志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汝處於四衢，　顏貌有反覆，
人未知本末？　不選擇觀察。
其道人覩此，　淨修行最法，
無有眾凶惡，　當施供事我。』

「爾時餘梵志，道共侶行，皆共謂言：『莫信此人，將無欺卿撾奪財物。』以偈頌曰：

「『梵志無得趣見人，　於四衢路莫妄信，
搖動其目面無理，　定將撾卿奪卿物。』

「彼時梵志，不信伴語，反信賊奴，未有所益，佐助供養。於時彼奴，向於夜半，人見斷絕，即奔走前，撾捶梵志，破傷脚膝，眼眩躃地，奪其財物。草驢駝梵志亡失所有，又復破其膝，躃地啼泣，猶如小兒，稱怨呼嗟！時有一天，名淨修梵行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其求財於利，　而行於愍哀，
[怡-台+龍]悞而自用，　不從尊師教，

皆當得是患，　如彼梵志苦；
從愚不慎路，　獲罪如梵志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梵志草驢駝者，今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；髡鉗惡奴，新比丘心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；彼時諸異梵志，今諸比丘難彼比丘者是也；爾時淨修梵行天者，今吾身是。爾時相遇，今亦相值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諸比丘悉共集會，皆共嗟歎，心念世尊：「得未曾有，一人興世，號曰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毀壞一切諸外異學，忽然幽冥無復光曜。未有佛時，致妙供養，衣被飲食，床臥之具，莫不恭事，自歸之者，佛現世間，是等之類言誨不行。」佛以道耳，遙聽比丘所共講議，即到其所，問諸比丘：「向者何論？」諸比丘具足自啟說：「我等集會，平等正覺，適興于世，諸外異學，便沒不現，忽然幽冥，無復光曜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吾未興世，外學熾盛，如無日月，燭火為明。日月適出，燭火無明。今佛興世，異學皆沒，無復威曜，獨佛慧明，無所不炤。不但今世有殊異行也，前世亦然，未曾有法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有一大國，在于北方邊地之土，號曰智幻。智幻土人，齎持烏來，至波遮梨國。其土國界，無有此烏，亦無異類奇妙之禽。時彼國人，見持烏來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供養奉事，飲食果蓏，日日月月。而消息之。遠方之烏，而覺見之皆來集會，不可稱數，一國普共供養奉事，尊敬無量。於彼異時，有一賈人，復從他國齎三孔雀來，時眾人見微妙殊好，羽翼殊特，行步和雅，所未曾有。眾人共覩，聽其音聲，心懷踊躍，又加於前千億萬倍，皆棄於烏，不復供事。烏無威曜，忽然無色，如日之出，燭火不現，永無復心在諸烏許，普悉愛敬於彼孔雀，視之無厭；前所敬養諸烏之具，皆以供養孔雀之形，尊敬自歸，諸烏皆沒，不知處所。於時有天，即歎頌曰：

「『未見日光時，　燭火獨為明，
諸烏本見事，　水飲及果蓏。
由音聲具足，　日出止樹間，

諸烏所見供，　於今悉永無。
當觀此殊勝，　無尊卑見事，
尊上適興現，　卑賤無敬事。』」

於是賢者阿難，緣世尊教，心懷踊躍，以頌讚曰：

「如佛不興出，　導師不現世，
外沙門梵志，　皆普得供事。
今佛具足音，　明白講說法，
諸外異學類，　永失諸供養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孔雀者，我身是也；烏者，諸外異學也；天者，阿難也。於時在世，雖講經法，未除三毒生老病死，不能究竟除塵勞垢，淨修梵行。於今如來興于世間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天人師、無上士、道法御，號佛、世尊，於今說法具足究竟，淨修梵行離諸塵垢，除婬怒癡生老病死，獨步三界而無所畏，降伏諸邪眾外異學，莫不歸伏，一切蒙度。」
佛說是時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所，諷誦經法。還歸其家，厭所居處，下其鬚髮，而為沙門，未得羅漢，一切所造，皆已備足。時諸比丘往見世尊：「今我等察錦盡手，稽首面見，聞說法律，尋時出家，而為沙門。博聞多智，講若干法，言談雅麗，庠序無獷，興起禪思，故復還家。世尊！如是，隨其所應未得羅漢，無根無著法，以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，不得解脫，如佛所教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獲安隱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何足為怪？吾成無上正真道，為最正覺，錦盡手為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患，吾於異世，以凡夫身，廣說經法，度諸懃苦，乃為殊特。往昔過去久遠世時，有一仙人，名曰撥劫，得五神通。時為國王，所見奉事，愛敬無量，神足飛行，往返王宮。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，坐在王邊，日日如是。王奉仙人，布髮而行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，積有年歲，供養無限。於時彼王有小緣務，王有一女，端正姝好，於世希有，王甚敬重，重之無量，女未出門。王告女曰：『汝見吾不？供養仙人，奉事慇懃，不敢失

意。』女則白曰：『唯然，已見。』王告之曰：『今吾有事，當遠遊行，汝供養之，亦當如我事莫失意。』
「時彼仙人，從空中飛下，至王宮內，王女見來，以手擎之，坐著座上。適以手擎，觸體柔軟，即起欲意，適起欲心，愛欲興盛，尋失神足，故不能飛行。思惟經行，欲復神足，故不能獲。時彼仙人，見國王女，貪欲意起，不能從志，步行出宮，如是所為，其音暢溢，莫不聞知。時無央數人，皆來集會。王行事畢，還入其宮，聞其仙人，失于無欲，墮恩愛中，失其神足，不能飛行。王時夜至其宮，獨竊自行，往見仙人，稽首足下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吾聞大梵志，　卒暴皆貪欲，
為從何所教？　何因習色欲？』

「時撥劫仙人，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吾實爾大王，　如聖之所聞，
已墮於邪徑，　以王遠吾故。』

「王以偈問曰：

「『不審慧所在，　及善惡所念，
假使發慾心？　不能伏本淨。』

「時撥劫仙人，復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愛慾失義利，　婬心欝然熾，
今日聞王語，　便當捨愛慾。』

「於時國王，教告仙人。仙人羞慚，剋心自責，宿夜精懃，不久即獲，還復神通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仙人撥劫，今舍利弗是；國王者，吾身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一清信士，有子聰明，智慧辯才，在在所興，無所不博，能自堅立，而無

懈怠，明了殊絕；又曉家業買賣之利，多獲財寶，供養父母；佛威神護諸天宿衛，無央數人，所共愛敬。不可父意，不愛念之，常憎惡見，驅使出舍，數加捶杖，不能復堪，馳至他國。在於異土賈作治生，方便計校興造，時節不失，不廢所業，多積財寶。清信士，聞多積財寶，遙遣人呼使來歸，子不肯還。清信士復遣人行，設使不來，遣財物來。慇懃諫曉，都不肯遣。其子報曰：「父困苦我，不可復計，至使令我不能發心所遣遺也，復難自往。」時清信士，對比丘眾，自訟說意：「其子有病，不順父母。」諸比丘具以啟佛。

世尊告曰：「此清信士，不但今世與子不和，前世亦然，福德殊異，有所造行，無所違失，不可其心。比丘且觀於此，其子智慧殊特，德不可量，不可其心，不欲聞其聲，復欲思得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有一人，名曰阿夷扇持，為獼猴師，教於獼猴，舉動法則，技術戲笑，多所悅豫，於眾人民。以此技術，無央數人，悉共愛敬，遠近皆來，觀其技術，蒙是之恩，多獲財利。其阿夷扇持，前後獼猴，大得眾物，撾捶搏蹋。其人異日，將彼獼猴入於城中，縛著於柱，撾捶毒痛，毀辱折伏。於時獼猴，竊得默出，馳走入山，閑居獨處，近附仙人，依之止頓，採取果蓏，供養仙人，復自食之。阿夷扇持聞之，走在其處空閑山中，而遣人使呼之來還。獼猴不肯，遙報之曰：『吾今續念，前困毒我，眾患難量，前時我父，橫無過罪，而見加毒，毀辱叵言，今故馳走，來入山中。』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言：『來歸還家。』默聲不肯。仙人報曰：『亦可原置。』答仙人曰：『吾置之耳。』仙人報曰：『敢可強致，小勸喻之，然後將行。假使強欲致之，儻不能也。』其人答曰：『假使方便欲致之去，不肯往者，吾當作計。』即時以偈而歌頌曰：

「『卿賢柔善子，　譬如鹿就蔭，
便從樹枝下，　得無飢渴死。』

「爾時獼猴以偈答曰：

「『不仁和生我，　我自知志性，
從何所覩聞，　獼猴為柔賢。
我到諸方面，　未有中間念，
假使有邪長，　終不能制意。
吾今續念之，　君阿夷扇持，
將我入城中，　縛柱加毒痛。

於今不忘之，　撾捶我苦毒，
我已得自在，　不能就君困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，今清信士子是也；清信士者，則今父也；其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如是具足，當分別說。」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清信士，其婦端正，面貌殊好，威光巍巍，威德無倫，聰明智慧，言語辯才，多所悅豫，眾人所敬。於時夫聟不敬重之，憎惡不歡，不欲見之；反更敬愛不急老嫗僕使為妾，而敬重之。其婦見聟心異不和，志在下使，便謂其夫：「假使卿心不相喜者，儻當見聽，出家為道作比丘尼。」數數如是，聟便聽之。即便出家為道作比丘尼，晝夜精進行道，未久證得羅漢。然於後時，其清信士所敬女人歸非常沒。時清信士便行求索，得前時所妻為比丘尼，呼之歸家。比丘尼不肯隨之：「吾已出家，則為他人，更生異世，罪福不同。」時比丘尼聞，往白世尊，說其本末。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清信士，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，不但今世。又此女人，生生有德，有殊特之志，此人常壞亂之。今比丘尼，已入大路，復欲毀之，不得從願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乃古無數世時，有一梵志，婦名蓮華，端正殊好，面顏殊妙，色像第一，於世希有，名德難及。其梵志有一婢使，而親近之，順敬於婢，不肯恭敬蓮華之婦，不喜見之，反用婢語，將婦出舍。至于山間，上優曇鉢樹，擇諸熟果而取食之，棄諸生果而用與婦。其婦問曰：『君何故獨噉熟果，生者棄下，而持相與？』其夫答曰：『欲得熟者，何不上樹而自取之？』其婦答曰：『卿不與我，我不能得。當從夫命。』婦即上樹。夫見婦上樹，尋時下樹，以諸荊棘遮樹四面，欲使不下置在樹上，捨之而去，欲令便死。
「於時國王，與諸大臣，共行遊獵，過彼樹下。見其女人，端正殊好，顏貌殊異，世所希有，即問女人：『卿為何人？為所從來？』其婦本末為彼國王說所變故。王見女人，女相具足，無有眾瑕，心自念言：『其彼梵志，愚騃無智，非是丈夫，而不敬憙于此女人。』除棘載去，至其宮內，立為王后。其后智慧辯才難及，互用摴蒱及以六博書疏通利，遠近女人，來共博戲，王后輒勝，無能當者。

「於時梵志，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，其有來者，王后得勝，無不歸伏，莫能勝者。心自念言：『且是我前婦，非是異人，其我前婦，博戲第一。』又彼梵志亦工博戲，欲詣王現其技術。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，及其顏貌長短好醜，即心念言：『是我前夫。』於時梵志詣王宮門，王即見之，遙試博戲，侍人名齒。於時梵志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髮好長八尺，　其眉若如畫，
柔軟上第一，　當念熟果蓏。』

「於是王后以偈答曰：

「『往時婢自在，　其志好其所，
敬重為第一，　劫取為第一。』

「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：

「『詣閑居龍處，　龍象常所遊，
於彼相娛樂，　當念熟果蓏。』

「王后以偈答梵志曰：

「『獨自噉熟果，　生者棄與我，
是吾宿因緣，　梵志所劫取。』

「於時梵志，心中懷恨，即自剋責，悔無所及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梵志，今清信士是；其婦者，今婦是；彼國王者，吾身是。爾時起亂，今亦如是。」
佛說如是，莫不歡喜。

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

過去無數劫時，有獨母賣麻油膏為業。時有比丘，日日於是母許，取麻油膏，為佛然燈，積有年數。佛後授比丘決：「汝後當作佛，諸天國王人民，悉往賀比丘。」比丘言：「我受恩。」獨母聞比丘授決，便到佛所白言：「此比丘，然麻油膏者，我所有，願佛復授我決。」佛言：「此比丘作佛時，汝當從其受決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是時比丘者，提恕竭佛是；時獨母，我身是也。」

昔維耶離國，有一長者，聞佛來化，即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意欲請佛一時三月。」佛默可之。即攝衣持鉢，就長者家。餘人請者，不能復得，皆興恚意，圖害長者，便剋日舉兵，圍舍數重。長者怖懅，至心於佛，無復他想。佛為說法，若干要語，長者及眷屬，皆逮不起法忍。佛從座起，出解外人，說恚害之苦報，嘆和慈之福。若干要言，眾人意解八萬四千，發無上正真道意。諸比丘白佛：「今此大會，見佛意解，為是遭時也？為宿有因緣乎？」佛言：「今此眾會，一時度者，皆宿與佛有因緣故！」比丘白言：「願佛本末說之，聞者增益功德。」

佛言：「昔有一國居近大海，時王名薩和達，以慈治國，視民如子。國有大災，三年不雨，人民飢餓。王召梵志道士，問當雨不？占者答曰：『滿十年乃有雨耳！』王聞是語，恐人民死盡，愁憂不樂：『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？』復念曰：『唯當身施以救眾生耳！』便齋戒清淨，叉手向十方曰：『以我前後所作善行，若有福報者，願生海中，作大身魚，以肉供養眾。』便閉口不食。七日命終，得生為魚，身長四千里，具識宿命，便墮海岸上，正像黑山。人民見山，怪那得有是山？皆往視之，乃知大魚。舉國皆往，乃解取食，得免飢困，國遂還復，豐熟如故。」

告諸比丘：「爾時魚者，我身是也；爾時食我肉者，今維耶離國人是。如來往者以肉活眾生，一世中耳。今以道慧救護識神，還復本無，長離三界，眾苦永滅矣。菩薩勤苦具足三施。何謂三施？外施、內施、大施，是為三施。衣食珍寶，國土妻子，是為外施。支體骨肉，頭目髓腦，是為內施。四等六度，四諦非常，十二部經，為眾生說，是為大施。求道之法，三施具足，乃疾得佛。」

佛說是時，無數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首達耆年尊，教化五千人。惟先年少，其智深遠，行諸國土，教化六萬人，展轉與首達共會。首達弟子，見惟先智慧勇猛，悉欲往崇之。首達謂諸學者：「惟先年幼，其慧薄少。」惟先竊聞其言：「菩薩法者，當相供養，行諸國土，視若見佛。今我無護，而起同法之意。」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。所以者何？欲令學者供養首達。首達者用誹謗惟先故，墮摩呵泥梨六十劫，既出得為人，無舌六十劫。所以者何？不制心口意故，而失菩薩法。罪盡已後，逮前功德，自致得佛，號字釋迦文。

佛告諸學者：「其首達者，則吾身是，惟先者，今現阿彌陀佛是。」其坐中一切皆悉言：「其失小耳，得罪甚大。」

佛告諸會者：「身口意不可不護，其有信者，奉行而得道，所作過惡，能自覺改悔首，其過可得微輕。昔無數劫時，有一人大興布施，供養外道梵志無數千人。數年之中，諸梵志法，知經多者，得

為上座，中有梵志年耆多智，會中第一。時儒童菩薩，亦在山中，學諸經術，無所不博。時來就會，坐其下頭，次問所知，展轉不如，乃至上座。問長老梵志所知，亦不如儒童，十二年向已欲滿，知經多者，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。九種物者——金、馬、銀、鞍、勒及端正女、金澡罐及金澡盤、金銀床席，皆絕妙好，如是之比，有九種物。長老梵志，便自思惟：『吾十二年中，無係我者，而此年少，欻乃勝吾，人可羞恥。物不足言，失名不易。』便語儒童：『所施九物，盡當相與，卿小下我，使吾在上。』儒童答曰：『吾自以理，不強在上，若我知劣，我自在下，無所恨也。』梵志懊惱，避座與之，七寶挍飾，極為精妙。長老梵志，因問儒童：『卿之學問，何所求索？』答言：『吾求阿惟三佛，度脫萬姓。』長老梵志，心毒恚生，內誓願言：『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，若故作佛亦亂之不宜。』復念言：『善惡殊途，恐不相值，唯當大修德爾乃相遇耳。』便行六度無極，兼修諸善，恒無廢捨之意。於是別去，施主九物與諸梵志，使各分之已，各減一銀錢追與儒童：『不受九物，使吾之等普分得之。』儒童受已，各自別去。菩薩道成，調達恒與菩薩相隨，俱生俱死，共為兄弟，恒壞菩薩。爾時長老梵志，調達是也；儒童者，釋迦文佛是；以本誓故，恒不相離，是其本末也。」

師言：「學當有善知識。昔有驢一頭，其主恒令與馬相隨，飲食行來，常與馬俱。馬行百里，亦行百里，馬行千里，亦行千里，衣毛鳴呼，與馬相似。後時與驢相隨，飲食行來，與驢共侶，驢行百里，亦行百里，驢行千里，亦行千里，毛衣頭軀，悉為似驢。嗚呼唉痴，純為是驢，遂至老死，不復作馬。學者亦如是，隨善知識，則日精進，精進者，得道駛。隨惡知識，則日懈怠，懈怠者，是為長沒也。」

昔者外國婆羅門，事天作寺舍，好作天像，以金作頭。時有盜賊，登天像挽取其頭，都不動，便稱南無佛！便得頭去。明日婆羅門失天頭，天頭若去，眾人聚會，天神失頭，是為無有神。神著一婆羅門：「賊人取我頭不能得，便稱南無佛！諸天皆驚動，是故得我頭。」諸婆羅門言：「天不如佛！」皆去事佛，不復事天。賊人稱南無佛！得天頭去。何況賢者稱南無佛？十方尊神不敢當，但精進勿得懈怠。

昔有沙門，晝夜誦經，有狗伏床下，一心聽經，不復念食。如是積年，命盡得人形，生舍衛國中作女人。長大見沙門分衛，便走自持飯與，歡喜如是。後便追沙門去，作比丘尼，精進得應真道也。

昔有國王，於城外大作伎樂，國中人民皆共觀之。城中有一家，其父有疾，不能行步，家室共扶，將令強行出城，便止樹下，不能自

致，語家中言：「汝行觀來還，乃將我歸。」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，便呼病人：「汝隨我去，我能令汝病愈。」人聞大喜，便起隨去。釋遂將上天，至天帝宮，見金珍寶，非世所有，意中生念，欲從求乞。有人語言：「可從求瓶。」病人便前詣釋言：「我欲去，願乞此瓶。」釋便與之。語之言：「此中有物，在汝所願。」病人即持歸，室家相對共探之，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珍寶，恣意皆因，大會宗親，諸家內外共相娛樂。醉飽已後，因取瓶跳之：「我受汝恩，令我富饒。」跳踉不止，便墮地破之，所求不能復得。佛之經戒，譬如寶瓶，初聞精進，所願必得；後小懈慢，忘經失戒，譬如瓶破，無所復得也！

法家婦女，著金銀珠環，有四事上生天上：一者、著金銀珠環，若有明經者，聞經歡喜，脫持布施，是一福得生天上。二者、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，脫金銀布施勸助，是二福得生天上。三者、若貧窮困厄人，聞佛說布施第一行，便解布施，三福得生天上。四者得疾病臨命終時，脫持布施，救助我命，目自見施，是人命盡，歡喜不懼，得上生天。是以法家婦女，有四事行，著金銀寶環，得生於天上。

生經卷第五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